

俠女十三妹



侠女十二妹

原著

文康

改编

笃初等

绘画

戴友生

武凯军等



晨光出版社

内容简介

本书是根据清代文康所著长篇评话《儿女英雄传》改编的绘画本。

故事讲述的是清代康熙盛世时期，清官安水心为贪官陷害，其子安骥筹银前往解救，途中被凶僧拘禁于能仁寺中。为报父仇而化名十三妹的侠女何玉凤遇此不平，仗剑相助，救出了安骥和张金凤一家，撮合了二人婚姻离去。后安水心弃官带全家寻找恩人十三妹，并将她接至京城同住，共理家事。而安骥终于金榜题名，成为一代清官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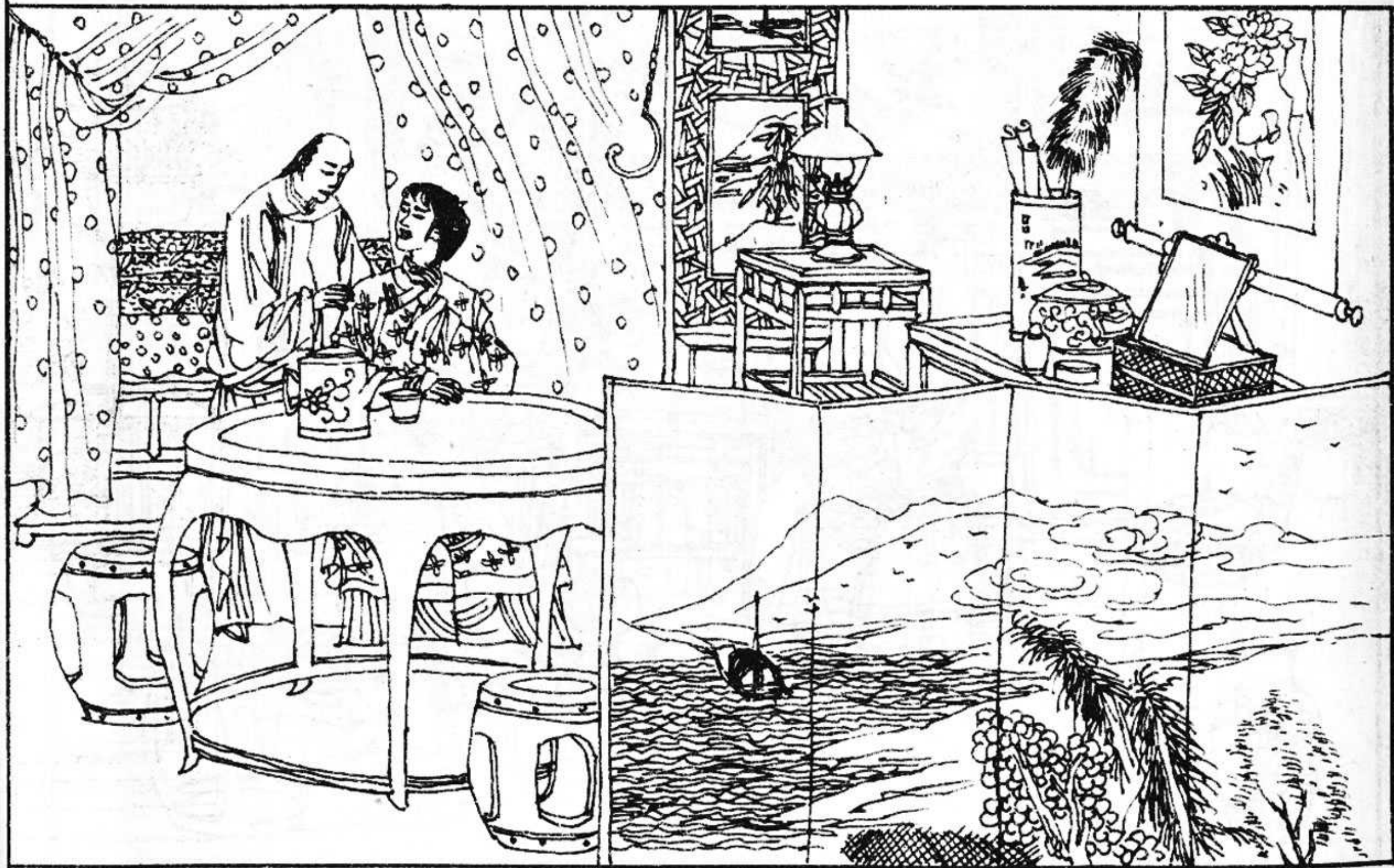
461. 这些正合张金凤的主意，所以她与褚大娘子才有借弓留砚的那番哑谜。舅太太与姑娘认为母女后，安太太早把这事给舅太太说了个透彻，舅太太自是满腹欢喜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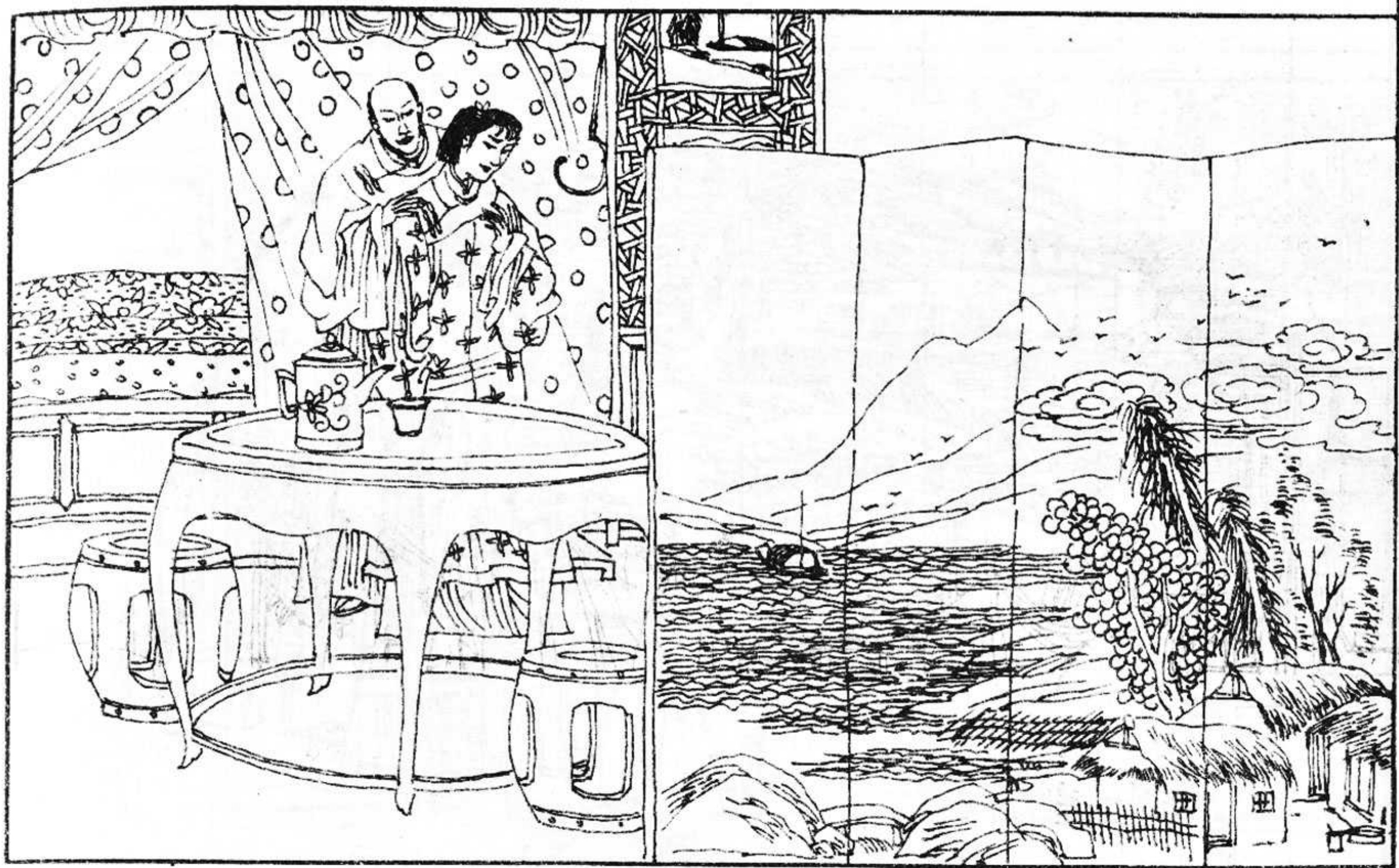
462. 一日，安太太对老爷说：“何姑娘与玉格的事，得和咱们媳妇先说一声，这是他们百年相处的大事。”老爷道：“太太这话很是。”说着叫来媳妇，把褚大娘子提亲之事告诉了她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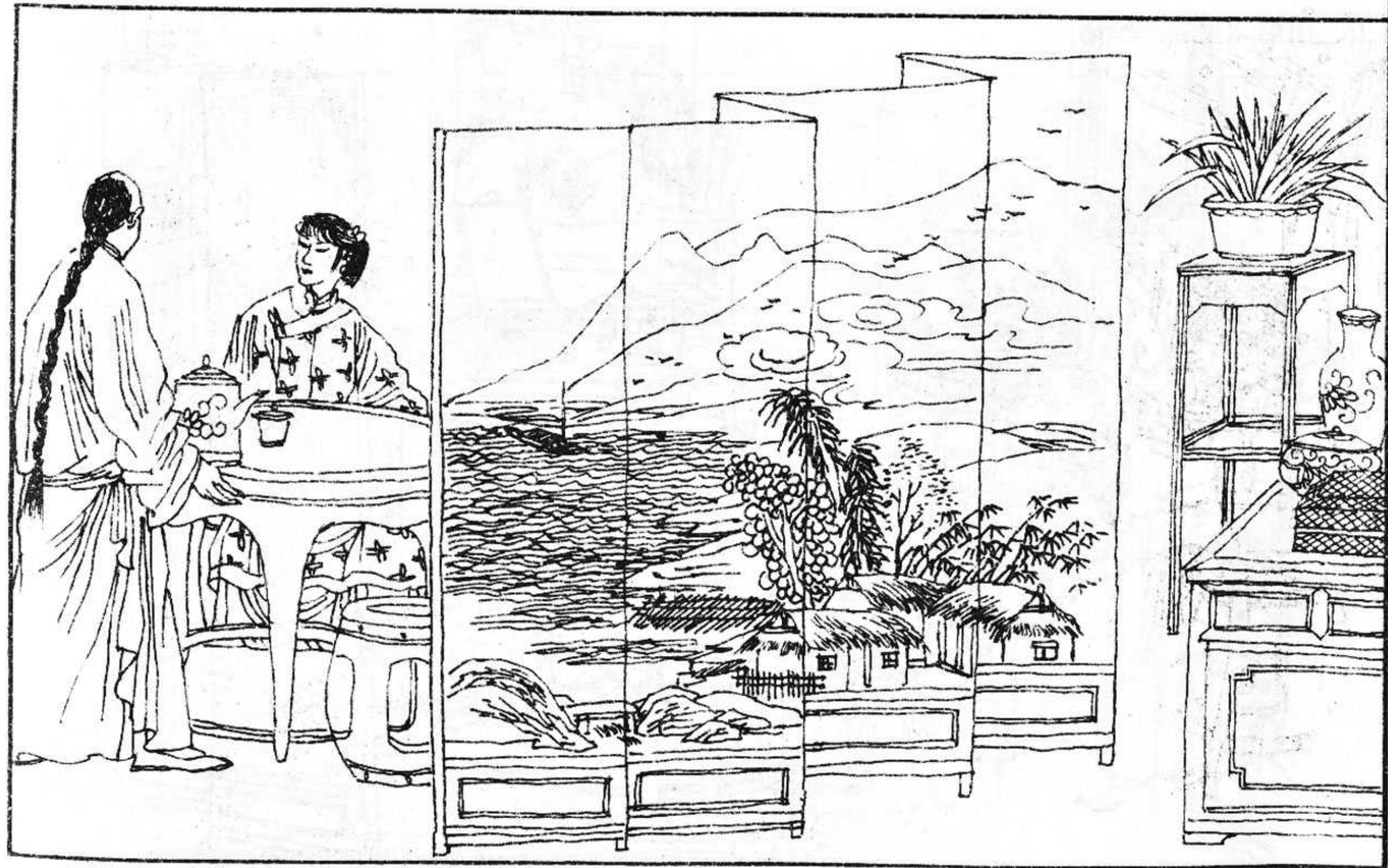
463. 只听张姑娘说：“如果这样，不是公婆疼玉凤姐姐，而是公婆疼我。姐姐救了我们两家性命，媳妇正不知如何报答。只是恐怕玉郎……”“请公婆容媳妇设个法儿让他心肯意肯。”当下商议定了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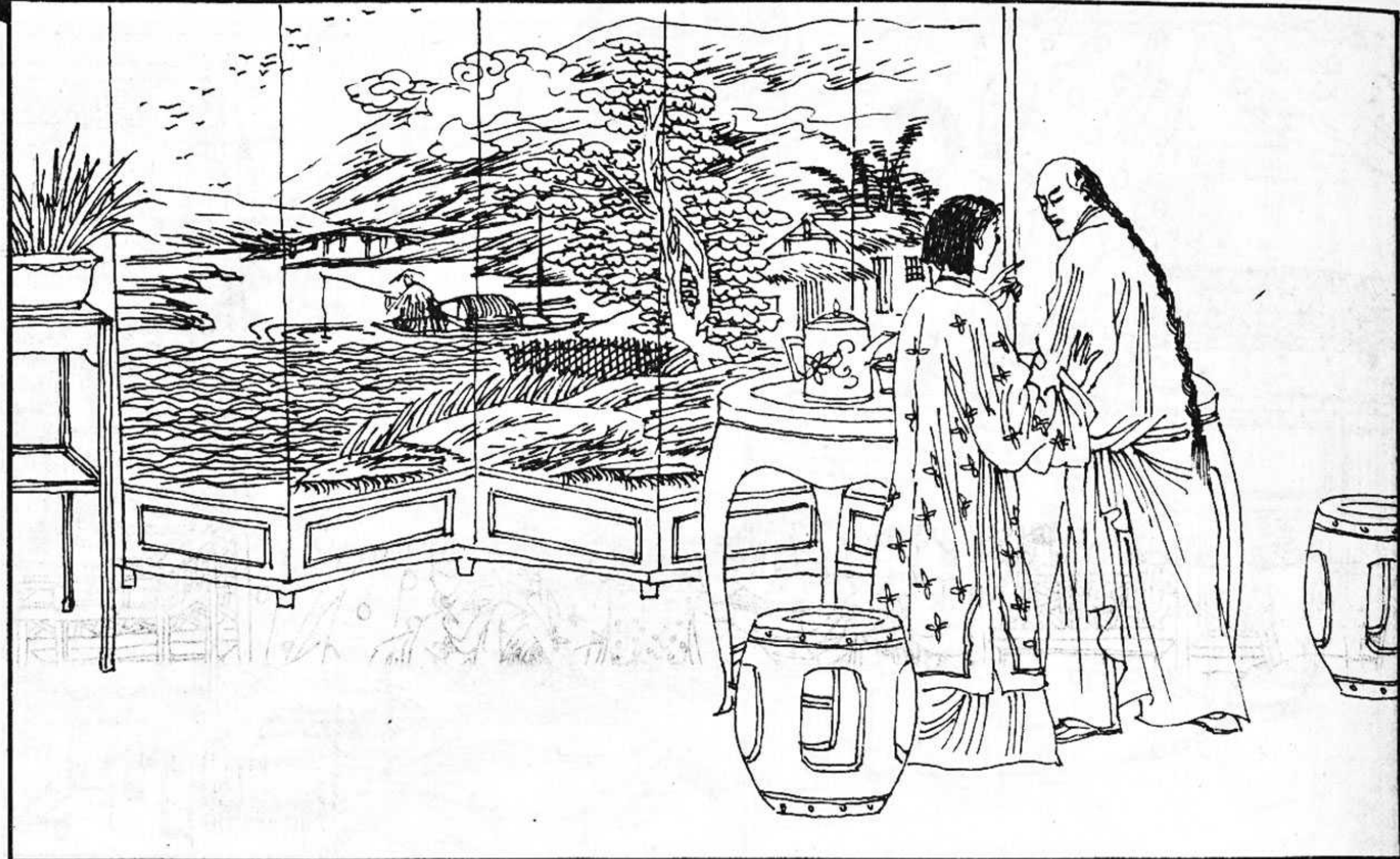
464. 过了两天,公子满面春风归来,只见张姑娘两眼揉得红红的,满脸怒容坐在那里。公子心里好不诧异,小心问道:“在家遇着了什么烦心事?”张姑娘道:“问我么?我在家里做梦!大白天做梦。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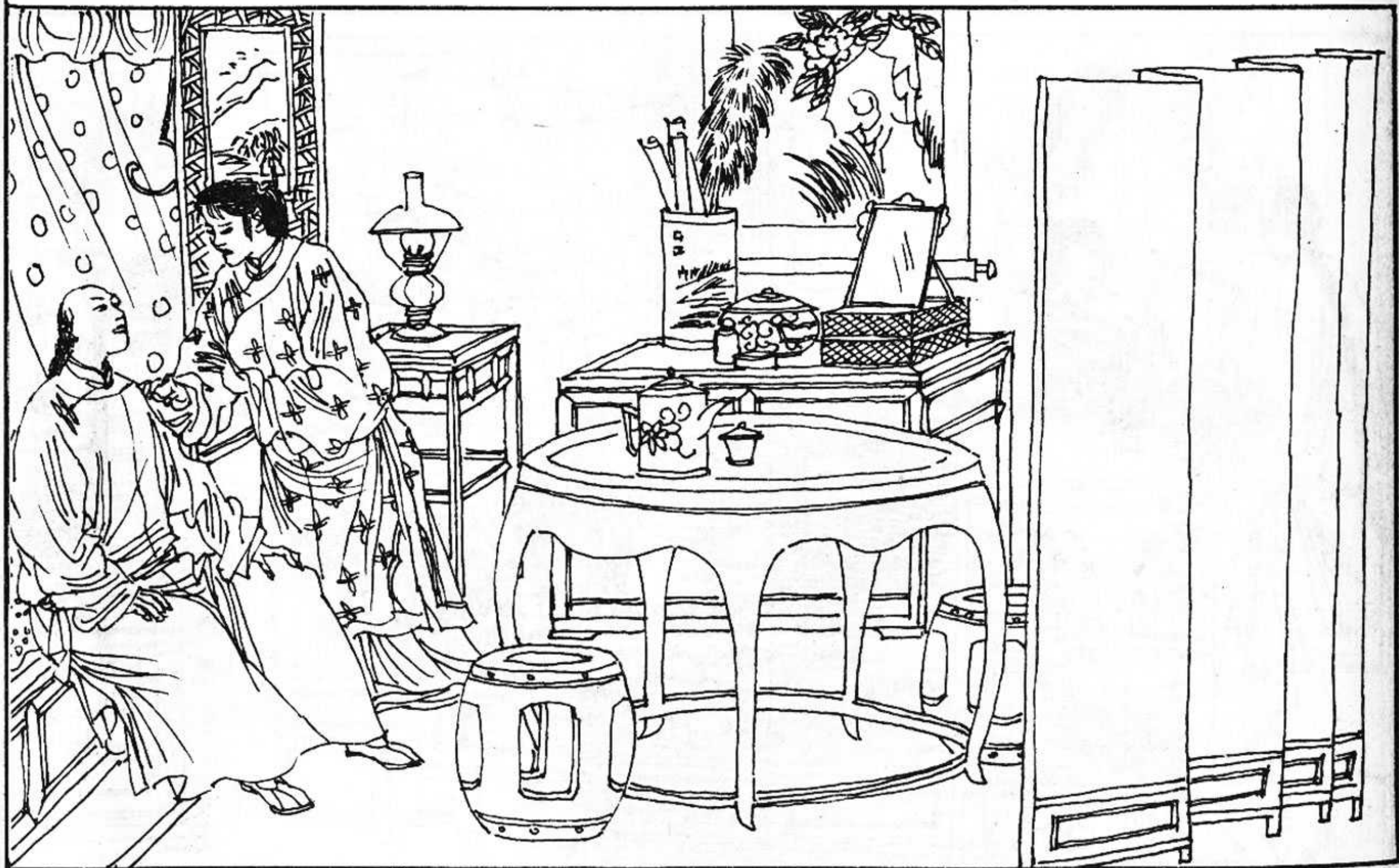
465. 公子道：“清天白日，梦见了什么？梦见我？”张姑娘没好气地说：“这倒被你猜着了。正是梦见你，梦见你娶了何玉凤姐姐。你瞒得我好苦。想是你心中有了这个念头，我才会有这个怪梦。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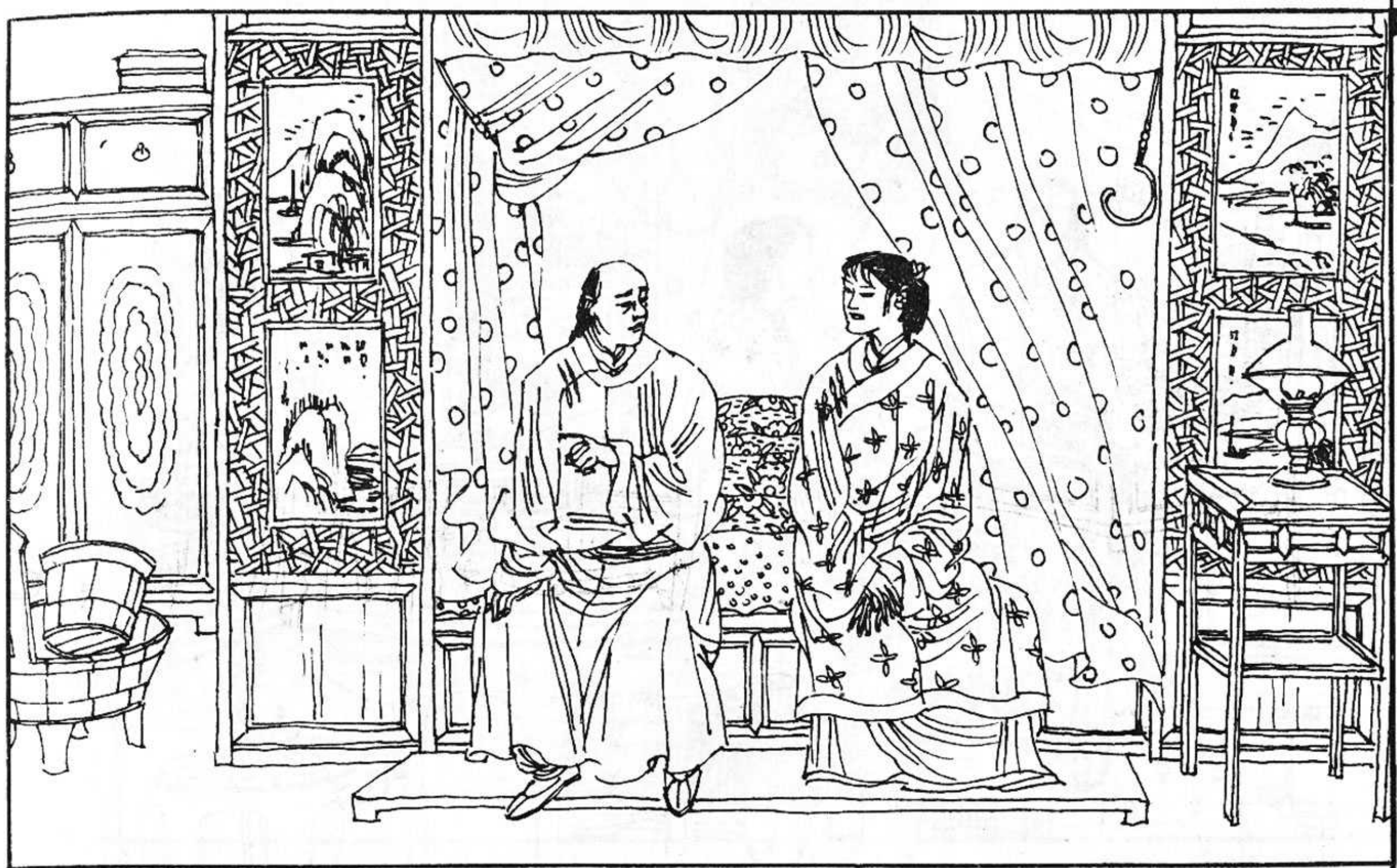
466. 公子笑嘻嘻道：“你又冤枉好人！你我患难良缘，作为夫妻，情过于兄妹。我就作个梦儿，也要与你同心同德。无论何事，岂有瞒你的道理？真岂有此理，快莫乱讲！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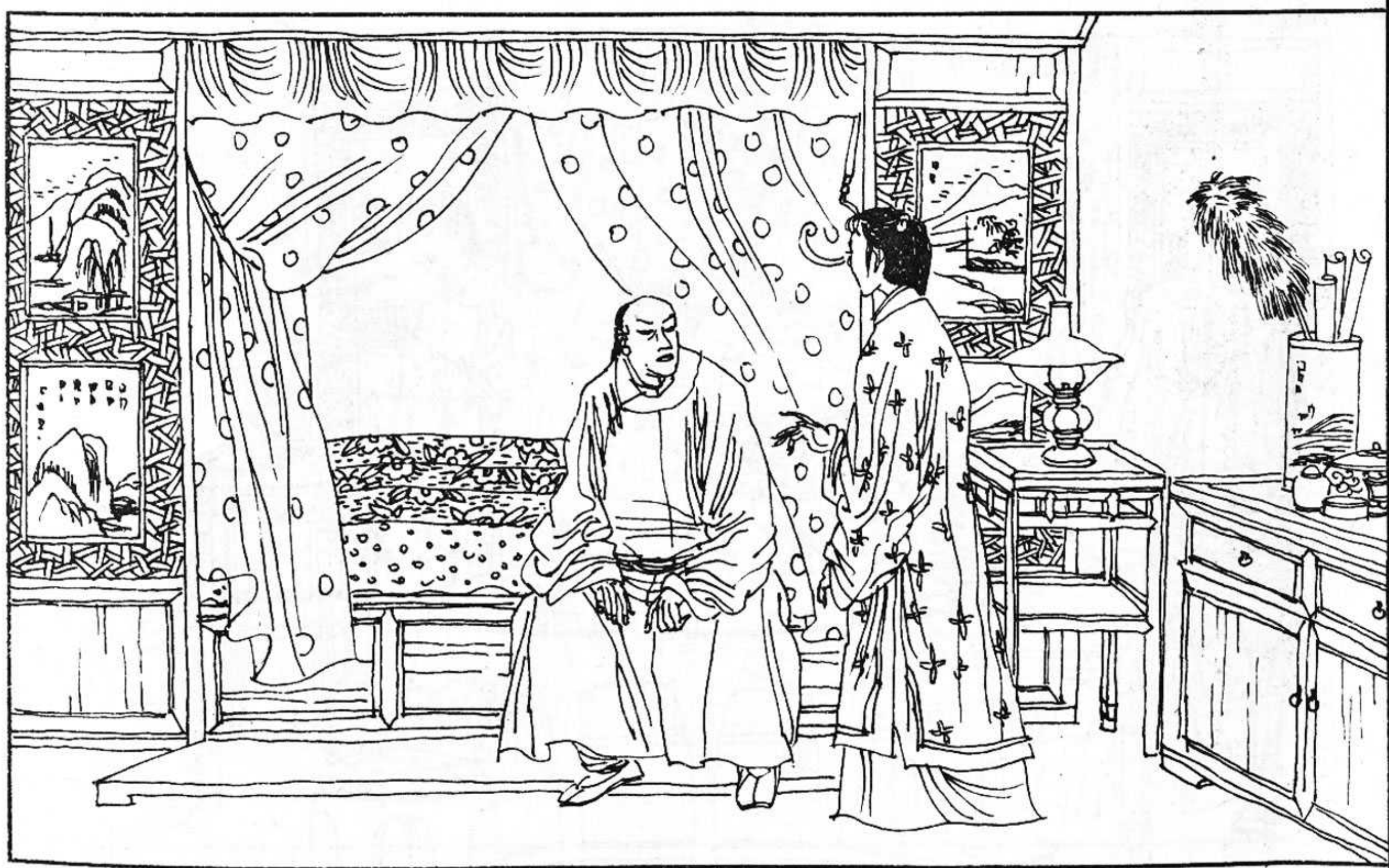
467. 张姑娘道：“罢了！罢了！就是你嘴上说得好听，就怕你见了姐姐忘了妹妹！有了恩爱夫妻也不顾患难夫妻了！”公子道：“这话从何说起？”张姑娘道：“这几天晚上，你一个劲地说梦话叫有情有义的十三妹姐姐。”



468. 公子满脸不好意思摇头道：“荒唐！荒唐！何玉凤姐姐待你不薄，怎能这等轻薄她？”张姑娘道：“你梦里轻薄得她，我学一声倒是我荒唐了！你爱她，我也爱她，真个把她娶过来罢，你说好不好？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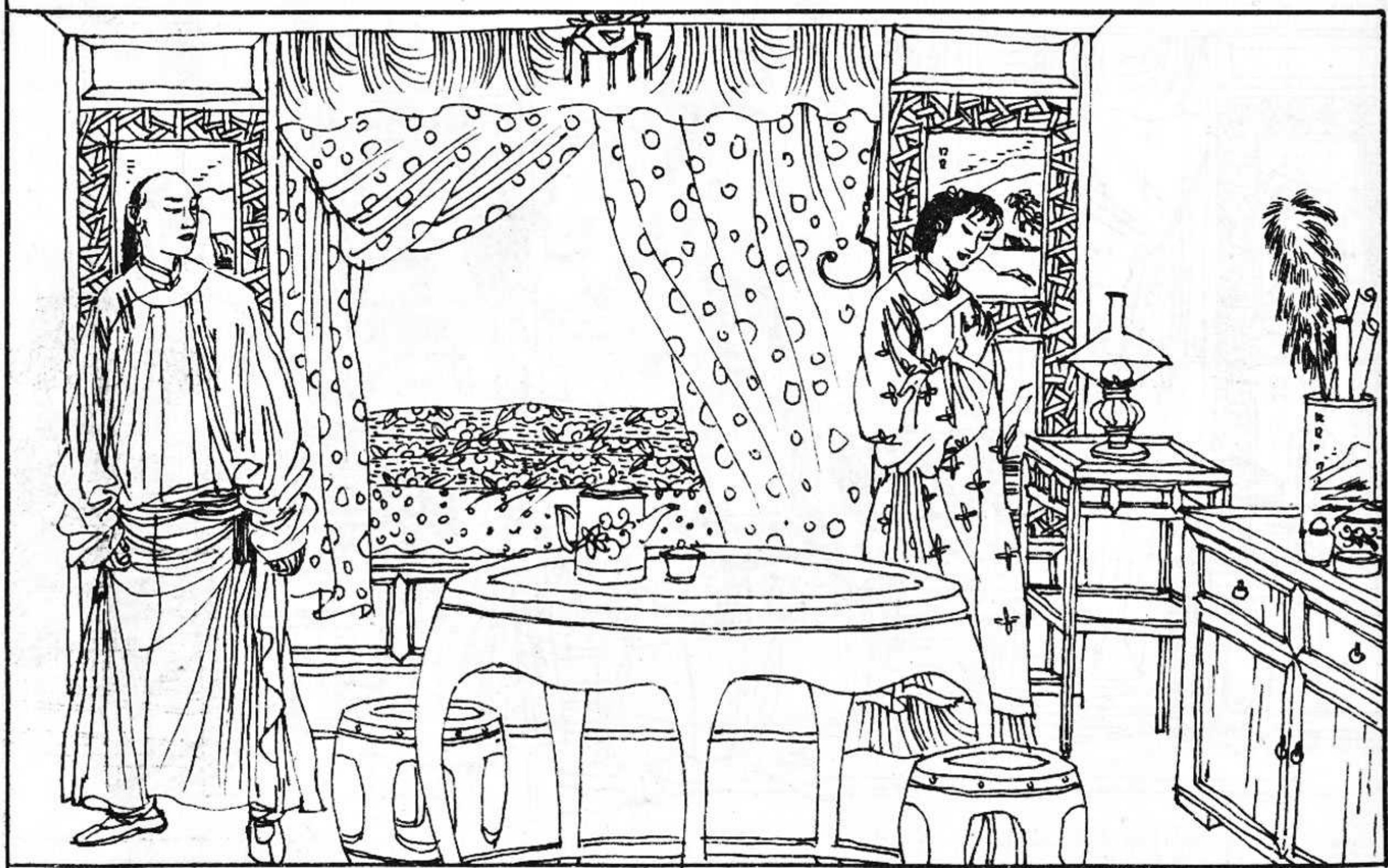
469. 公子有些不悦地说：“岂有此理！怎能这等乱说？何姑娘救了你我性命，便是救了我父母性命，我们父母对她天仙般敬重，况人家立志出家，你这等作贱她，大伤忠厚。若被父母听见，你颜面何在？”



470. 张姑娘笑道：“你们做事瞒得我风雨不透。她的立志出家，我只知她在家字边加个‘女’旁罢了。我哪里作贱她呀！我问你，如果父母同意把她娶过来，你到底要不要她？说个道理呀！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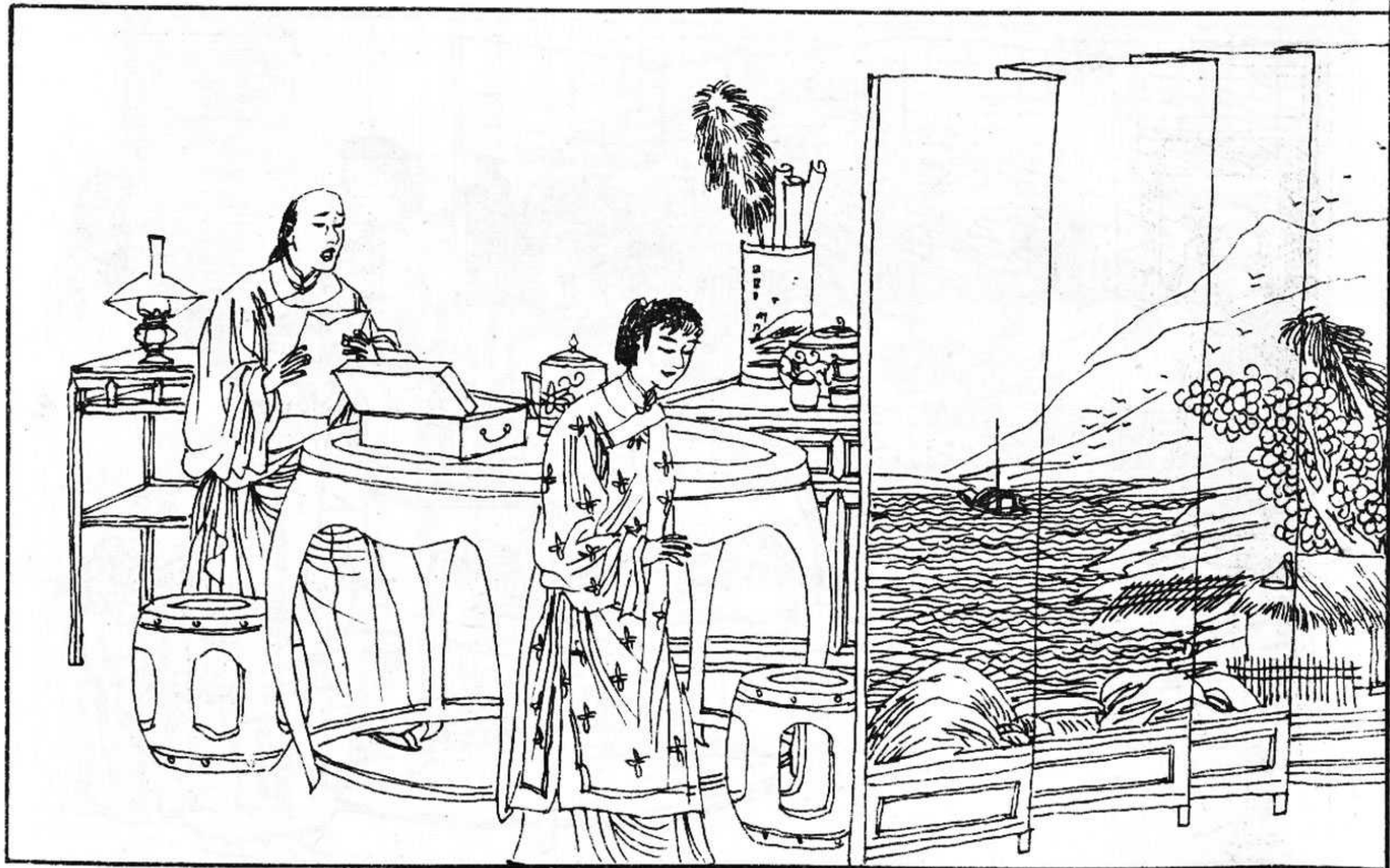
471. 公子正色道：“我不要！我受姐姐那等大恩，绝不妄生此想。我家祖训也不能干停妻再娶的勾当。何况你我在浩劫中结下这美满姻缘，怎要添个人来分了我我恩爱？这是天理人情的实话呀！”



472. 张姑娘道：“等娶了她来，你不要我要！我要把她当个活长生牌儿供着。天天同她一道侍奉公婆，同起同卧，同说同笑，就不准你亲近她！你瞒得我，我也瞒得你！那时，可不准你生气！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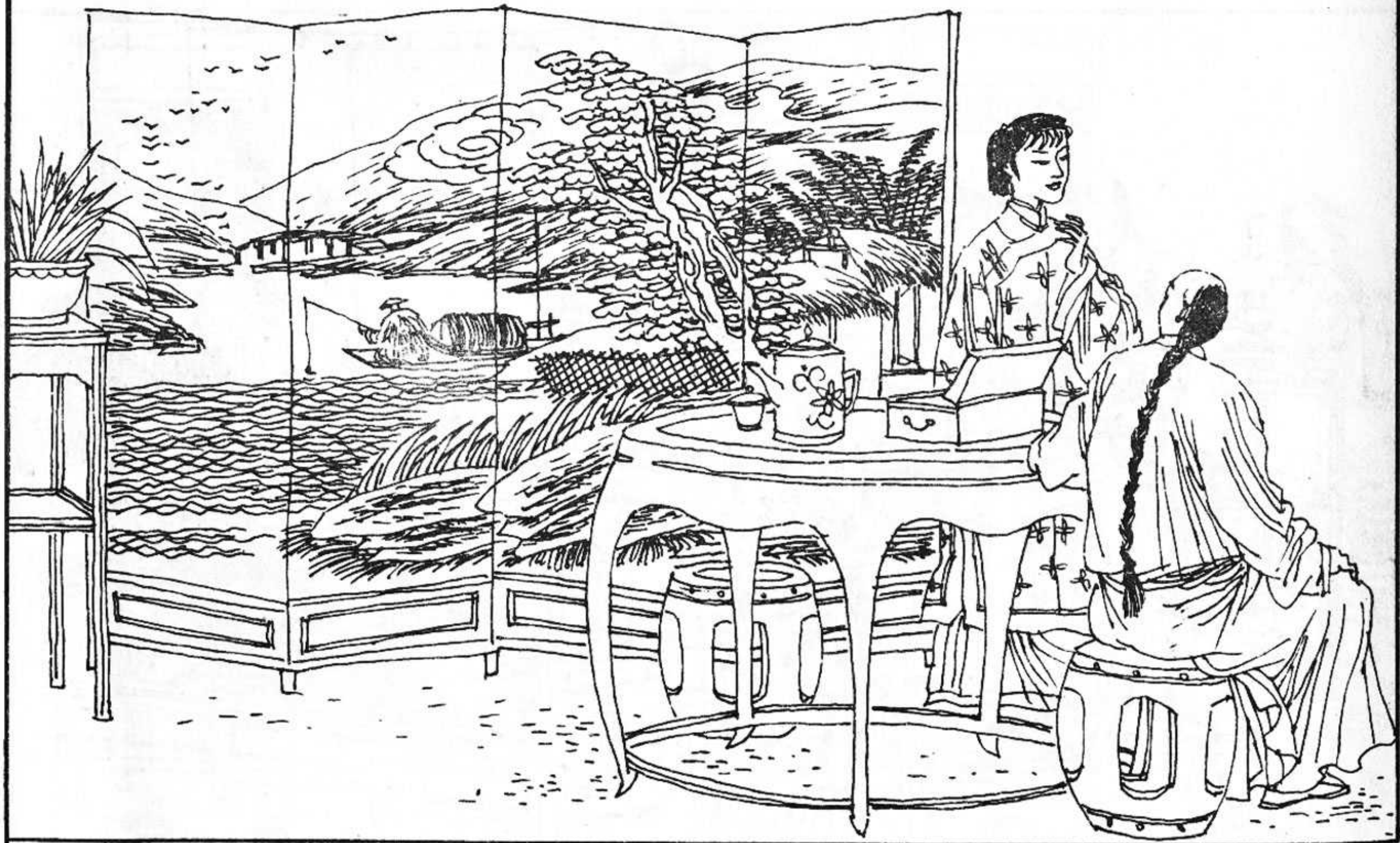
473. 公子好不疑惑道：“无根之谈，这可不是耍的事！”张姑娘道：“有凭有据，怎是无根之谈？”说罢走向外间，向大柜里取出个长长的锦匣儿向公子怀里一送说：“请看，这可耍不可耍！”



474. 公子打开一看，却是簇新的一份龙凤庚帖。将帖子抽出来一看，原来是自己同何玉凤的姓氏年岁生辰并那嫁娶的吉日都开在上面，不觉十分诧异道：“这……是怎……的一回事？我莫不是在做梦？”



475. 张姑娘道：“我原说做梦，你不信。现在我也不明白了。等你梦中叫的那个有情有义的玉凤姐姐来，你自个儿问她一声去罢。”公子慌忙对张金凤深深一躬道：“好！好！求你快快说个明白！”



476. 张姑娘嫣然一笑道：“你且坐下，听我慢慢地讲。”便从头至尾并其中委宛周折详细告诉了一遍。公子一想，既是父母之命，又是媒妁之言，舅母从中成全，贤妻的万般作合，哪有不肯之理。



477. 公子乐得无话可说，只望着张姑娘呵呵的傻笑，张姑娘料他无话可说了，问他道：“如今我倒要请教，要不要她？”公子喜笑颜开道：“要，要，要!!! 我只能左右逢源了！”



478. 邓九公接到安老爷的信后，立即和褚大娘子赶进京来，邓九公见过众人后便走到姑娘跟前说：“姑娘，近来可好？咱爷儿俩别了整整一年，师傅时刻惦记着你！”说着拿出手巾来擦眼睛。



479. 正说着，褚大娘子来了，她拉着姑娘的手，却落了几点泪，姑娘哽咽道：“我和你离别的时候，以为今生再见不着你呢！”褚大娘子道：“我今日大远的来，就为陪这个不是。今日可是你大喜日子，不许哭！”



480. 安老爷道：“大家坐下来谈罢！九公这么大年纪，路这样远，还惊动了姑爷、奶奶同来。都是为着我们的大姑娘。也是来得甚巧，今日正碰上何姑娘出家请佛办法事，还有事要求老哥哥帮忙。啊，玉格呢？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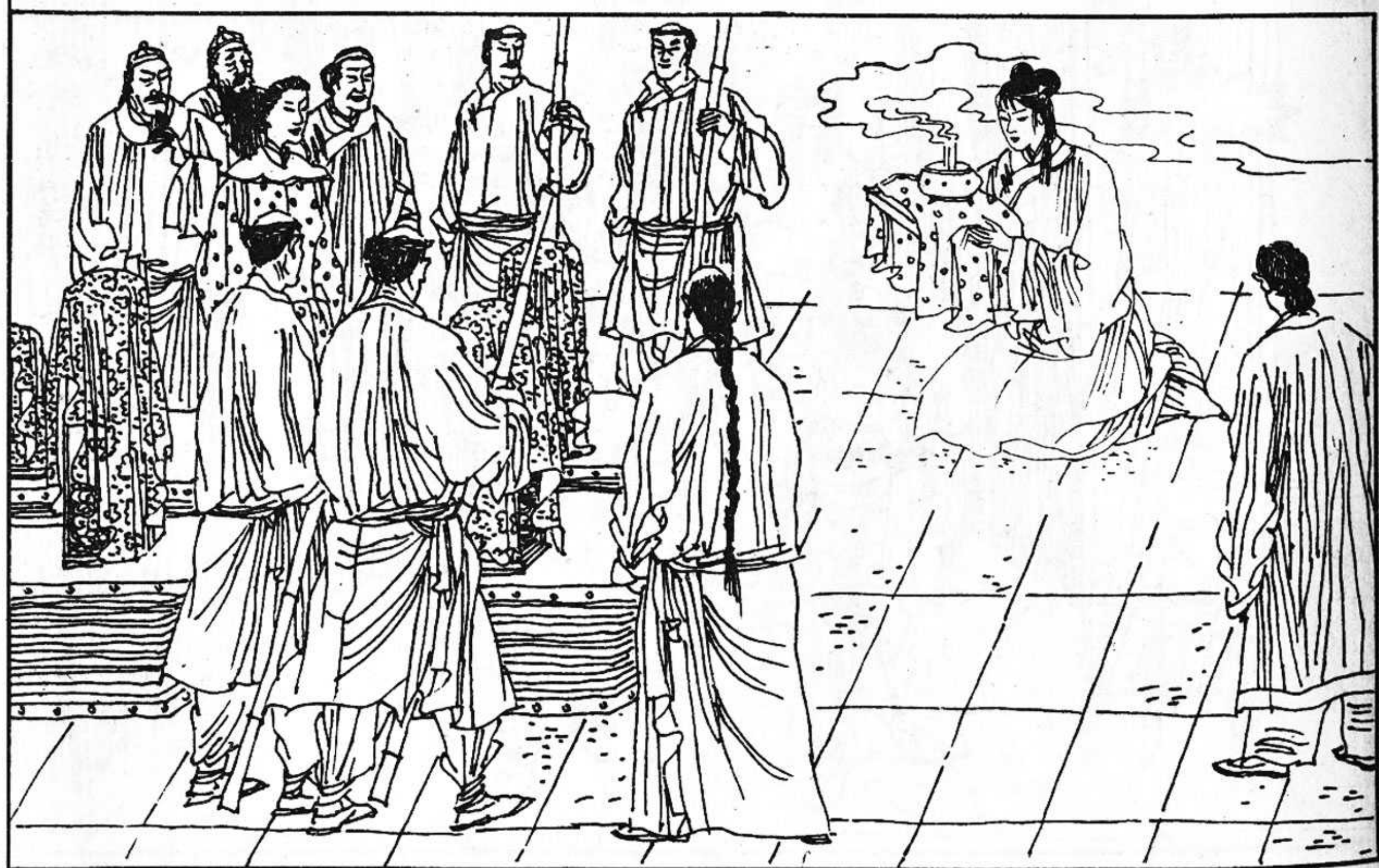
481. 公子应声而来,安老爷便吩咐他道:“是时候了,安位罢!”玉凤姑娘一听,便问道:“伯父,回头我到底该怎么样?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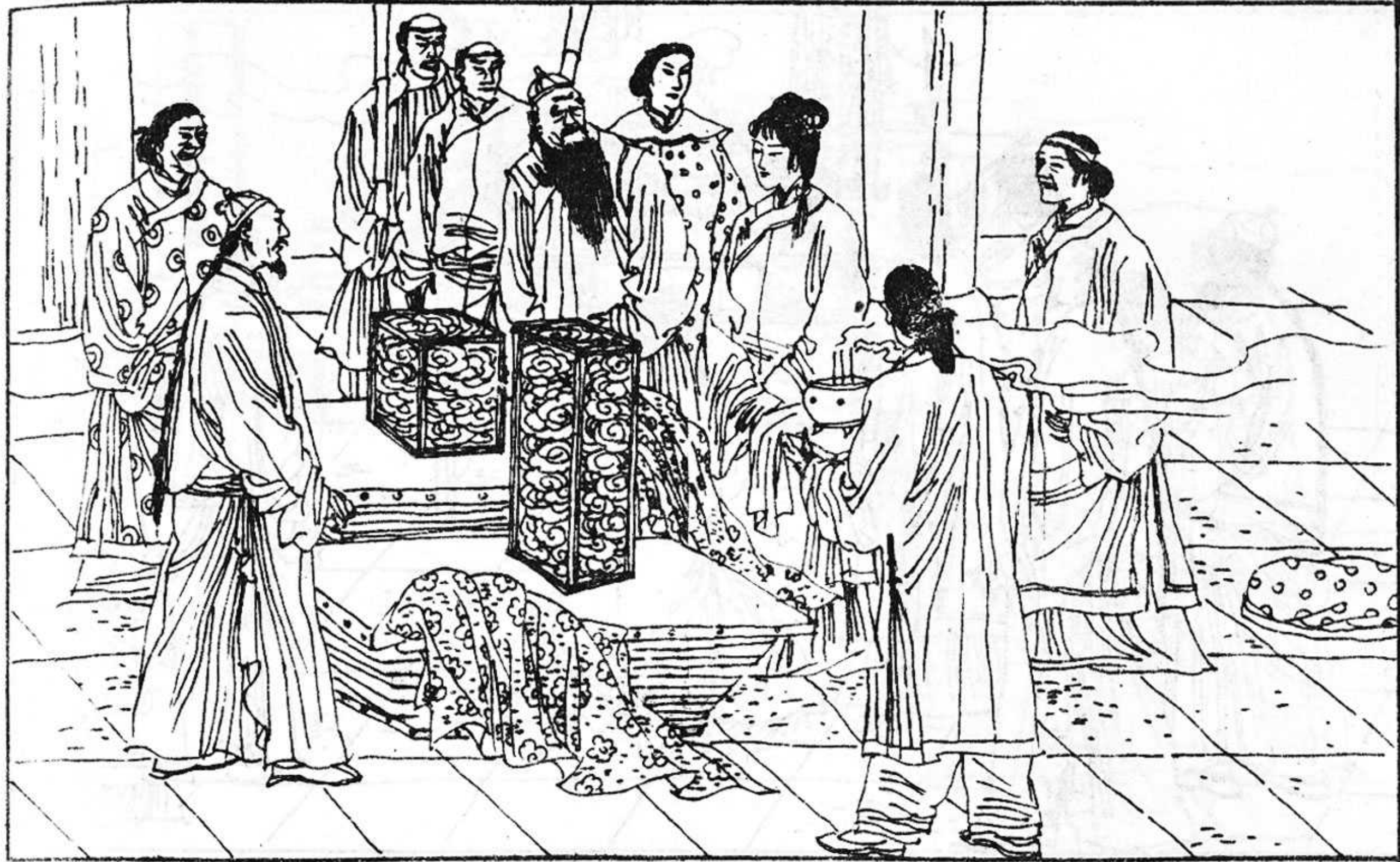
482. 安太太接口道：“大姑娘，你不用慌，有我护着你呢。等我告诉你，你只依我就是！”当下姑娘便站着等请佛来。“吱”的一声，屏门开处，进来四个家人，各执一柱大香，分队前行。



483. 后面便是安公子，身穿公服，引人抬着两座彩亭进来。这个当儿屋里早有仆妇们捧着个金漆盘儿，搭着个大红袱子，上面扎着小檀香炉，点着香。安太太拉着姑娘捧着香炉盘儿在右首跪下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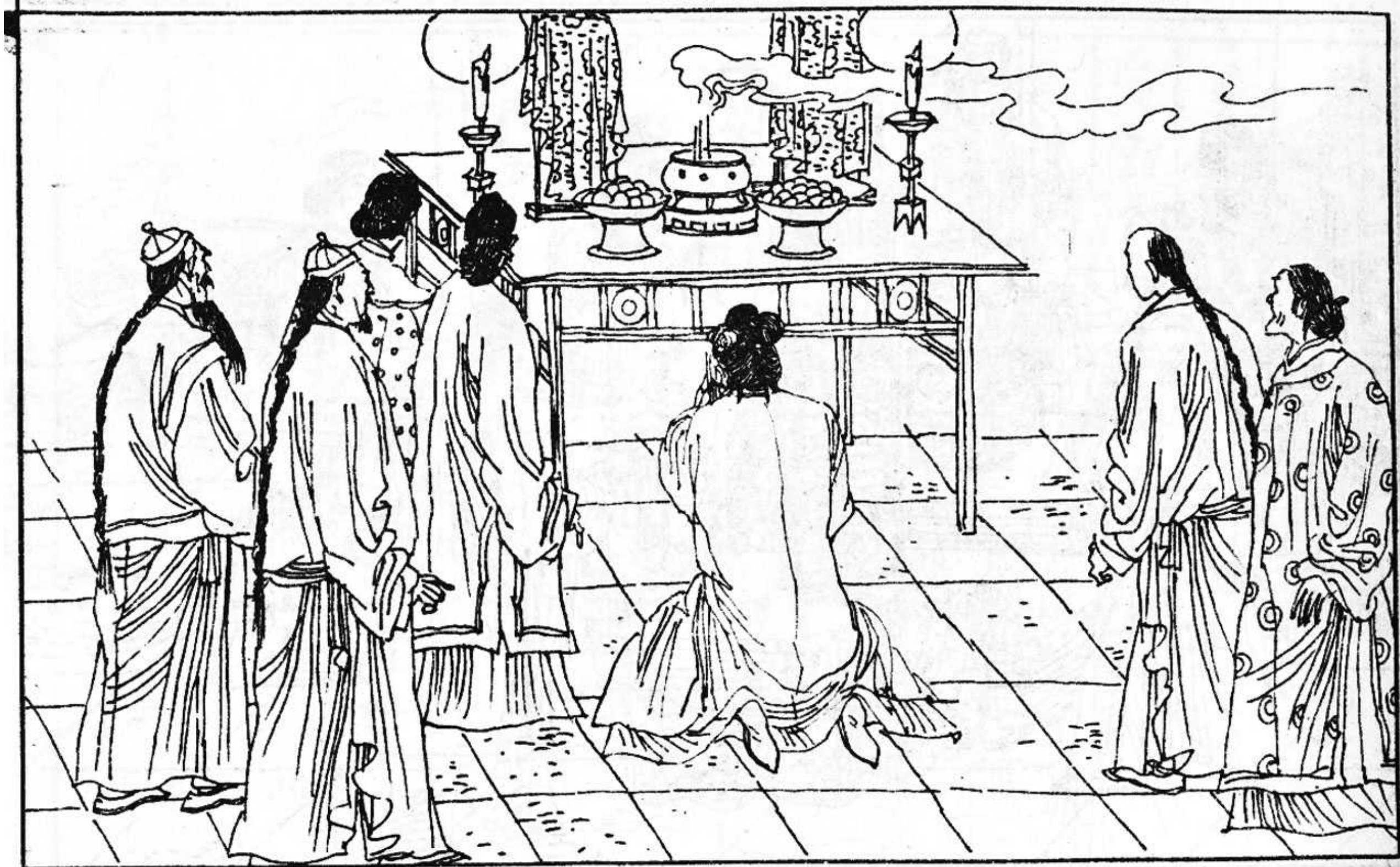
484. 姑娘跪着偷眼望外一看，前面彩亭抬的是两座不高的佛像，用红绸蒙着，看不见里面是什么佛。后面的彩亭，抬的像件扁扁的东西，不像是佛像，也盖着红绸子，姑娘猜道：“这莫不是画像……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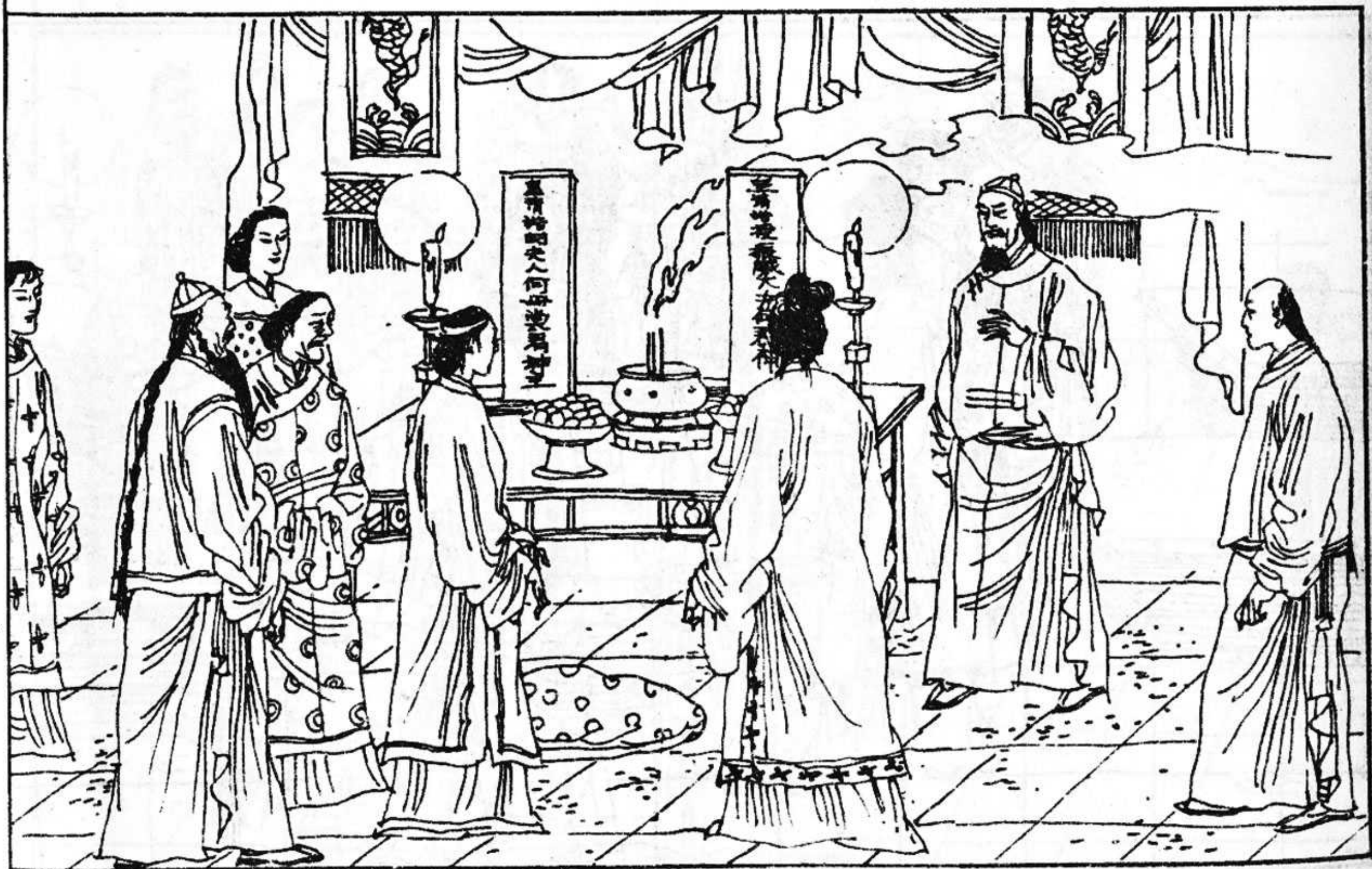
485. 这时安太太叫人接过姑娘的香炉说道：“姑娘，起来罢！”姑娘站起向外看，只见安老爷、邓九公走到后面彩亭前把红绸子揭起，原来是一高一矮，一长一方的两个红锦匣子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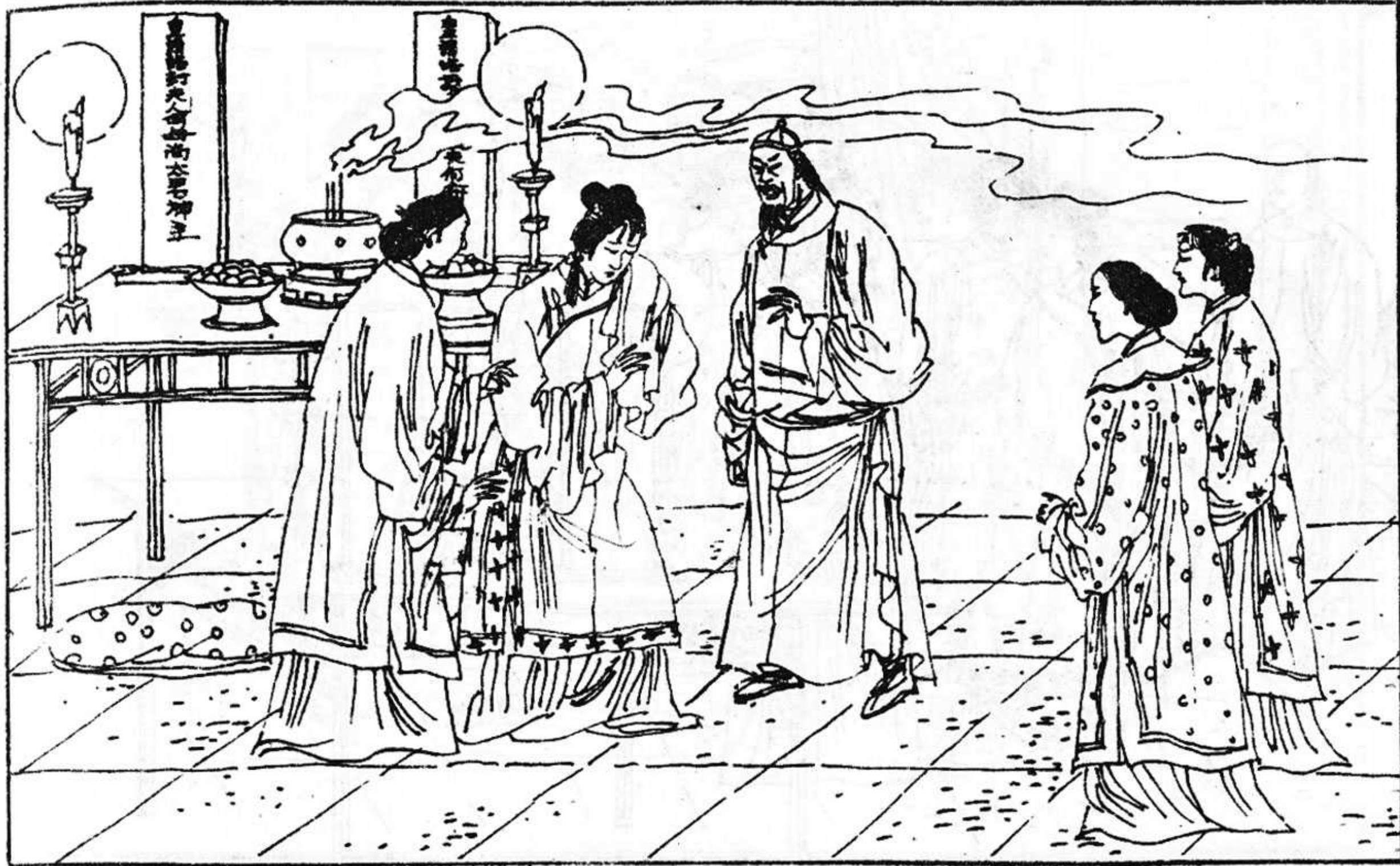
486. 邓九公捧了个长扁匣子，安老爷捧了个高方匣儿，公子随后进来。邓九公朝上把那匣子一举，公子便双手捧住，安放在东边小桌上。然后安老爷过来，也把那方匣子一举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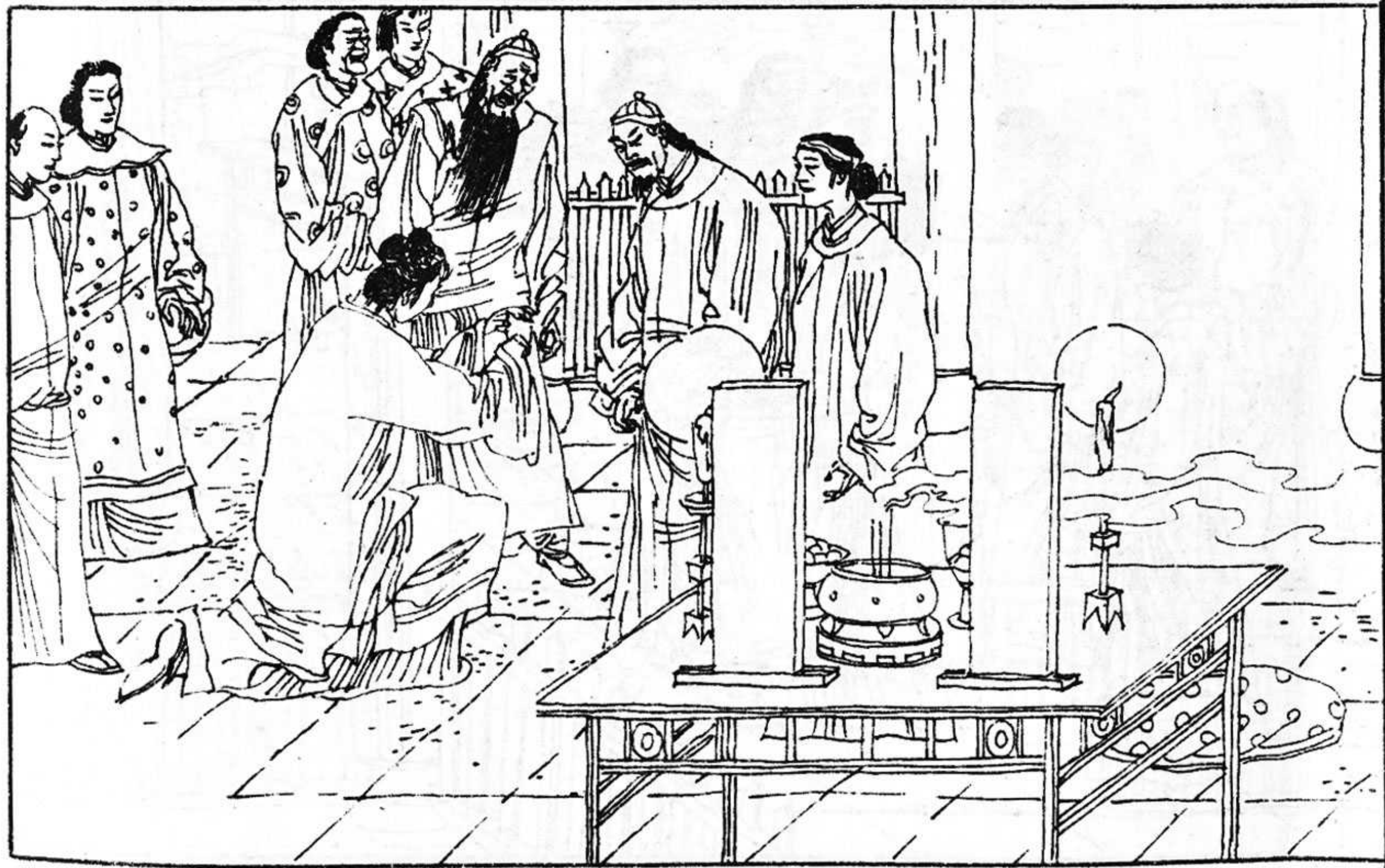
487. 安太太忙吩咐道：“姑娘，快过来接着。”姑娘接过那匣子来。安太太招呼她送在那案上放好。然后对她说：“姑娘，先行了礼，好开光安位。”姑娘以为绸子蒙着的是两尊佛像，便磕了六个头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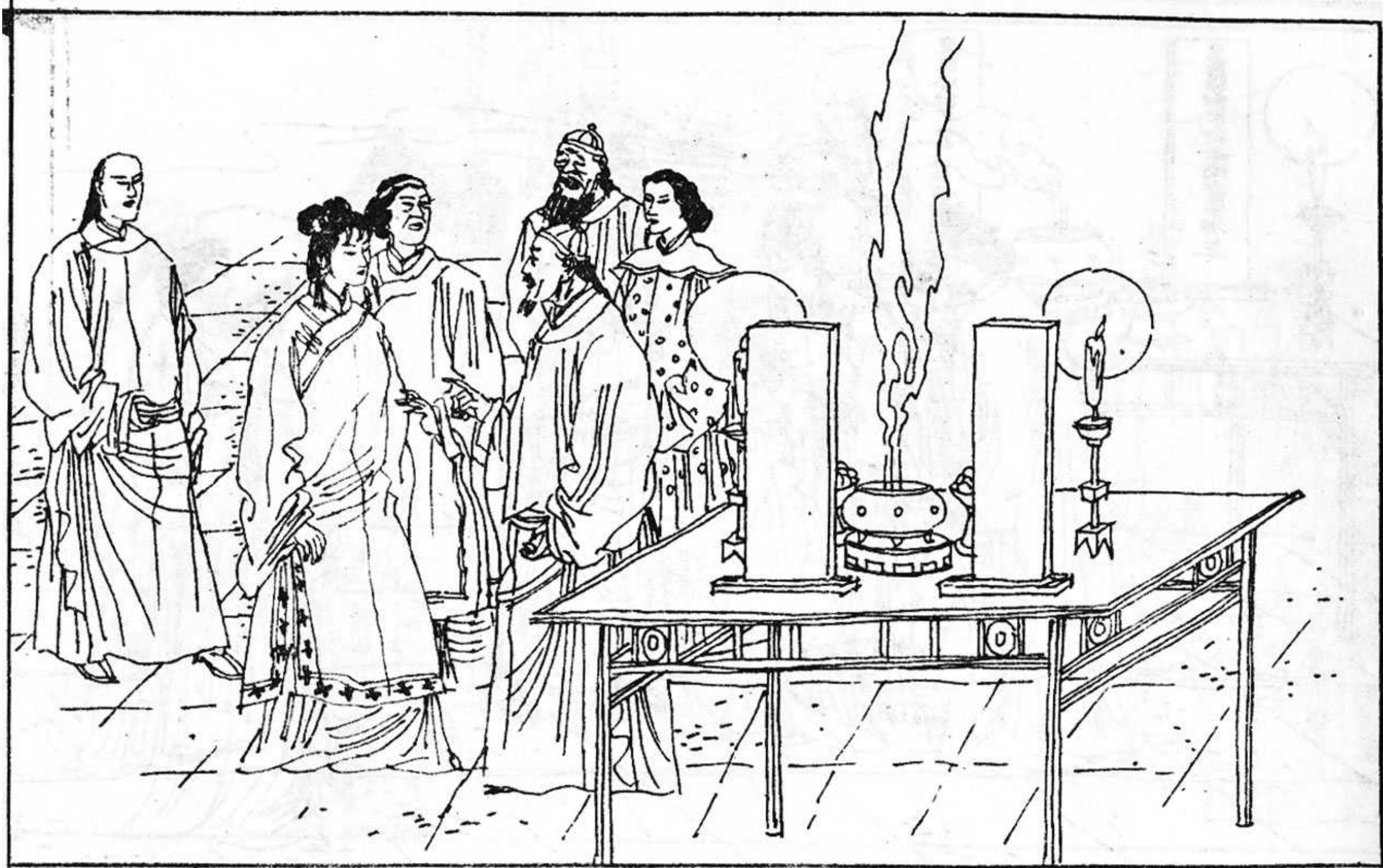
488. 只见安老爷揭开红绸子盖单，却是二尊牌位。安老爷道：“姑娘过来，瞻仰瞻仰这两尊佛！”姑娘过来细看，首座牌位镌着：“皇清诰授振威大夫何府君神主”，下座是“皇清诰封夫人何母尚太君神主”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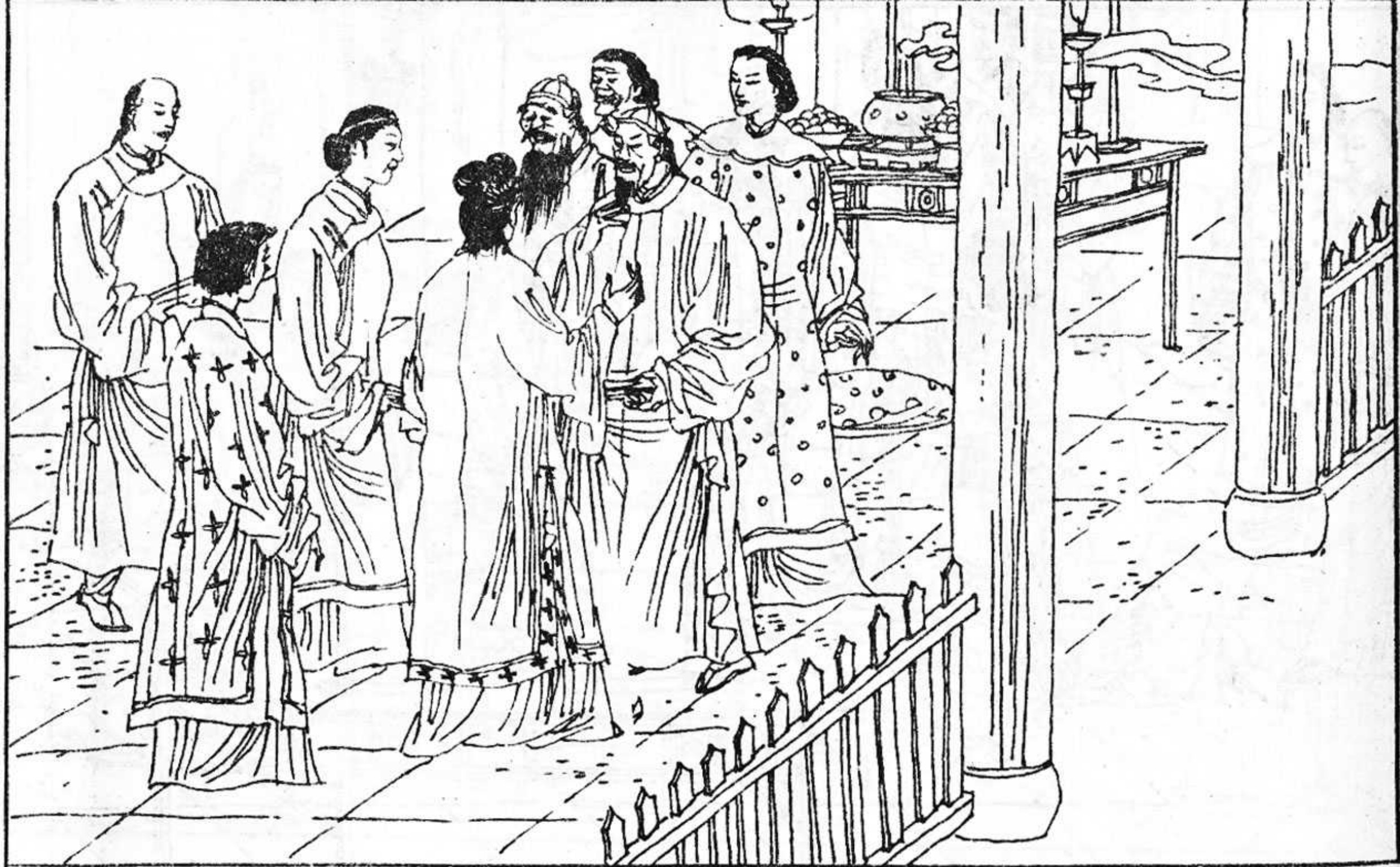
489. 姑娘这才恍然大悟，说道：“伯母，你只说请佛，原来是给我父母立的神主。”安老爷道：“在家敬父母，何用烧远香！我今把令尊令堂给你请到家庙来，岂不是早晚厮守？”此时姑娘感激得泪如雨下。



490. 一时大礼告成。礼毕，褚大娘子向玉凤姑娘耳边悄悄地说了几句，姑娘点头称是，走到安老夫妻跟前道：“伯父、伯母，今日此举，我父母与我都感激不尽，受惠无穷！请二位再受侄女一拜。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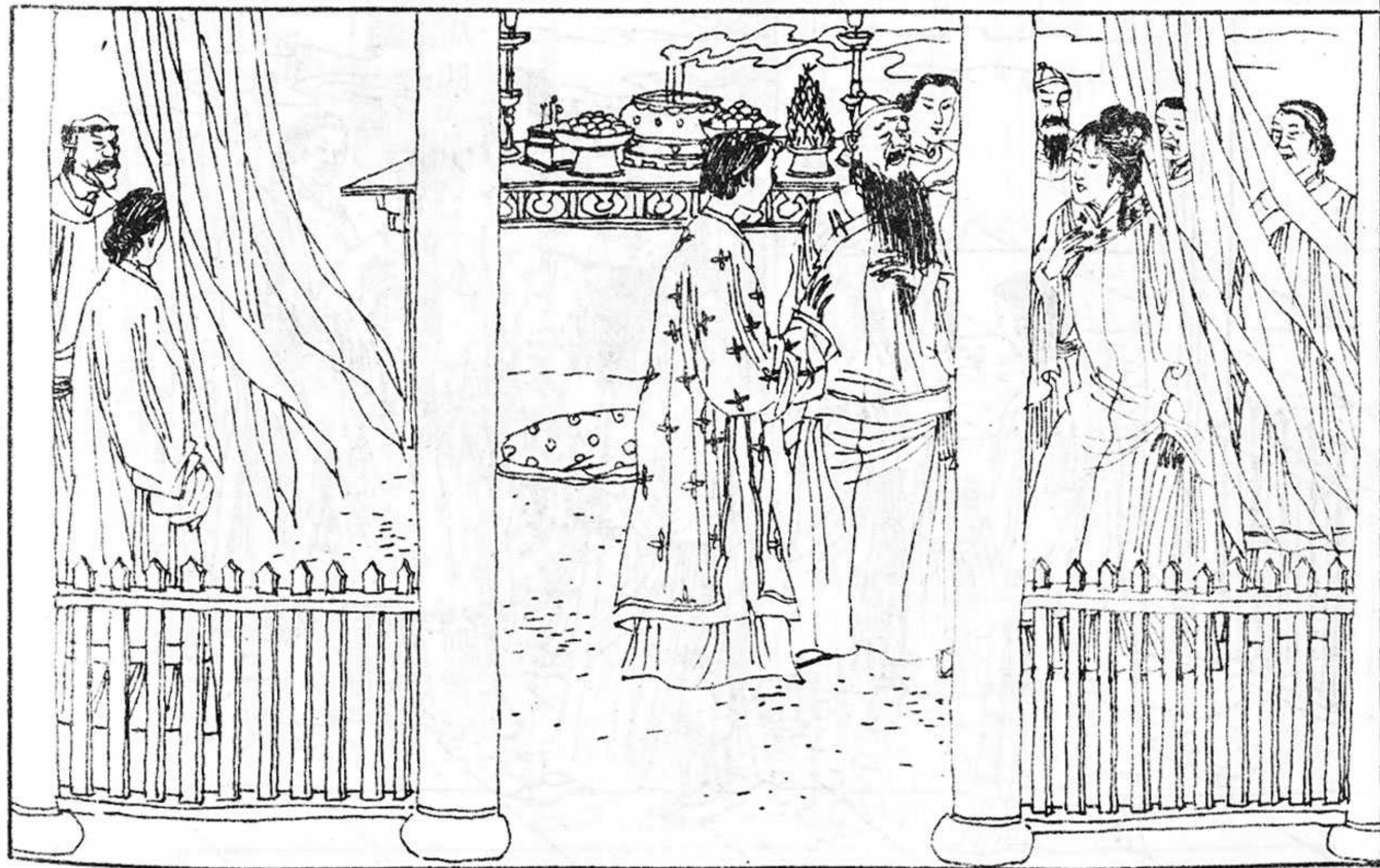
491. 安老爷道：“姑娘，你我二人说不到此。”安太太忙把姑娘扶起。邓九公点头称道：“姑娘，你这一拜是千应万该！只是今日这番光景，你还称他什么伯父母，要叫他父母才是！”



492. 姑娘叹了一口气道：“师傅，我岂无此心！只是大恩不轻言报，论我的伯父母这番恩义，岂是空口叫声父母报得的！我唯有叩天默祝，或今生，或来世转生伯父母膝下，才是我何玉凤报恩的日子。”



493. 邓九公大笑道：“你怎的越说越远，说到来生去了。依我主意，他家合你家既是三代香烟姻缘，今日师傅作主，再把你们联成一双恩爱配偶，你也像张家妹子一样，叫声父母，侍奉前后，岂不大好！”



494. 谁知何玉凤听了这句话立即把脸一沉，眉一竖，望着邓九公道：“师傅，这话从何说起？大清早起，想来不醉！分别一年，怎悖悔至此！此话休提，免枉了他老夫妻一片好心，坏了我师徒三年义气！”



495. 褚大娘子忙出来圆场道：“妹子，不要急，听我父亲慢慢儿讲。”安老爷见媒人才开口便碰了壁，生怕误事，只得说：“姑娘你千万莫怪九公，他来正是为了你师徒义气，我夫妻深情，才说这句话。”



496. 姑娘道：“伯父，不必往下说了！你们待我恩重如山。然我父因我婚姻含冤屈死，为奉养母亲，我在青云山凭着那刀，那弹弓，过着龙蛇混杂，大不是女孩身份的生活。为证明我的清白，曾焚香告天，对天设誓：永不嫁人。”



497. “在青云山，我请我母亲在我臂上点了‘守宫砂’，好容我单人独骑弄些没主儿的钱。这是我的实据，并非空口推辞。”说罢高高的撝起袖子，果见胳膊上有点鲜红朱砂印记。安老夫妻看了既惊又疼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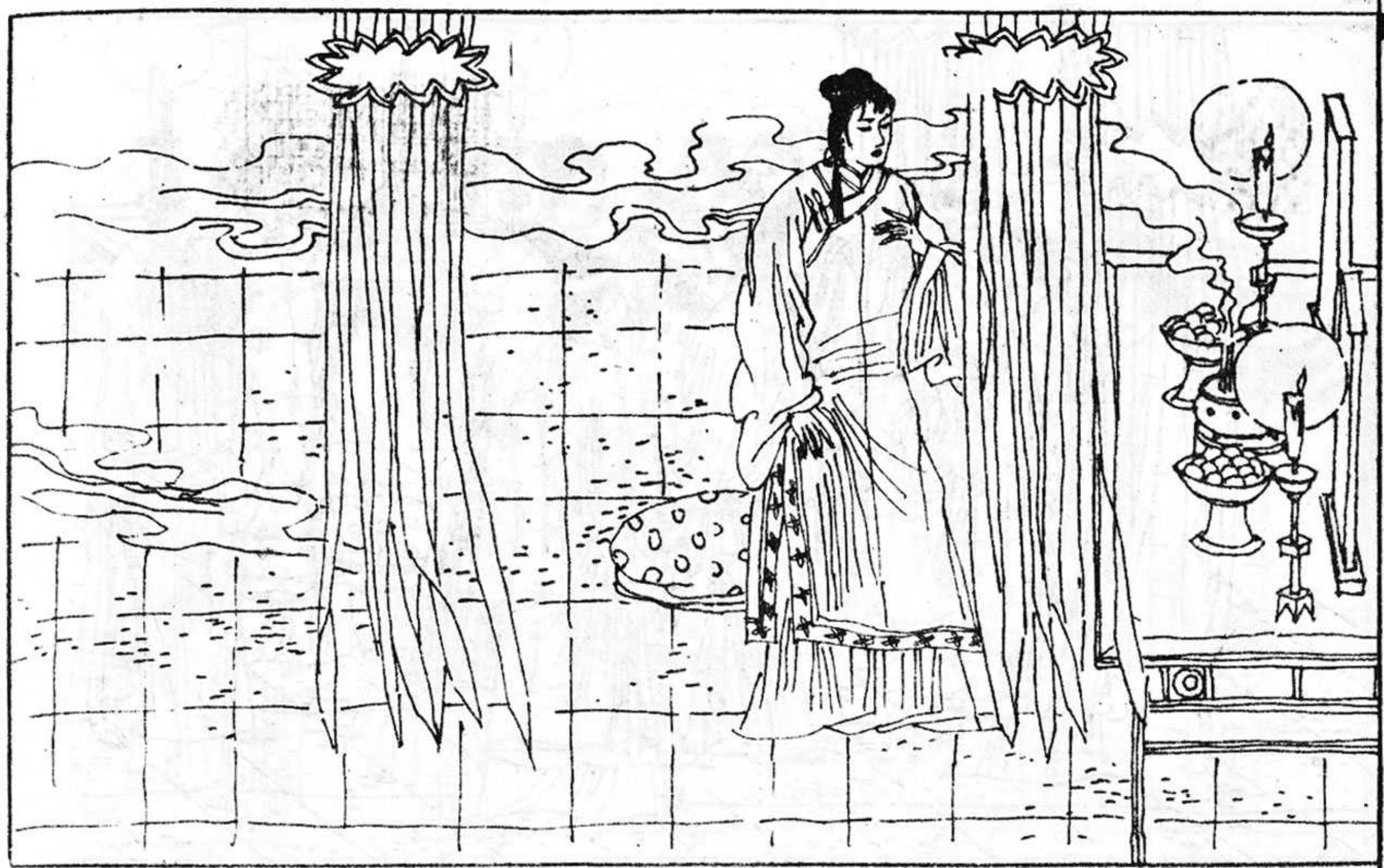
498. 姑娘继续说：“原想等终了母亲的天年，雪了父恨，我便回归太空，示我冰清玉洁，不曾玷辱门庭。人世‘姻缘’两字与我何玉凤无干，更不必再讲到令郎身上。望伯父可怜我这点苦情，不疑我推却。”



499. 安老爷听罢，暗想：“这姑娘虽是愚忠愚孝，实也可敬可怜。”故叹了口气说：“你的这片至诚，我确实不知。只是自古以来，未曾有父死含冤，终生不嫁的。”邓九公可急了，钉子碰得这么大，比栽在海马周三跟前还难受。



500. 因此他截住安老爷的话头道：“姑娘，你看哪个娘儿们一辈子不出嫁的？此事也不是一月半载了。”于是便把他与安老爷当日怎样笔谈，他女儿的提亲、他的作媒，以及他们的议事安排，统统诉说了一遍。



501. “他们是通同一气来计算我！”姑娘越想越气，待要吵翻，又转念一眼：“使不得！安伯父母一片至诚为我父母盖祠奉祀，我师傅拖男带女不辞年高路远，为的是甚么！还是好言相待，凭他千言万语，我只坚守一个‘不’字。”



502. 姑娘主意已定，便把一脸怒容强变一团冷笑道：“师傅，人各有志，不可相强，怎不了解我的心迹，非要照你们的施行不可？你老人家也该想想，便是我不曾对天设誓永不嫁人，也有五不可行。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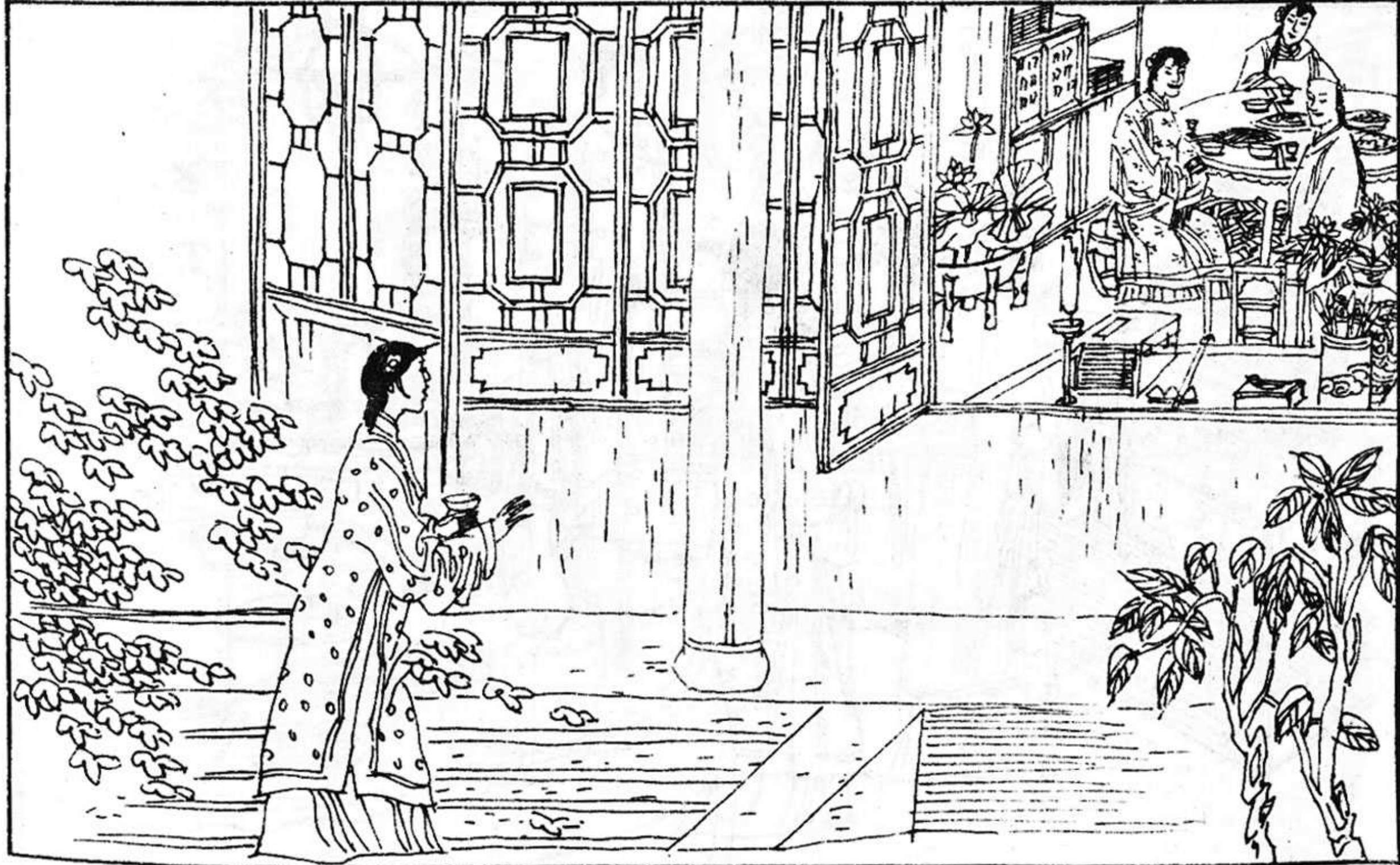
503. 安老爷忙问道：“哪五不可行？”姑娘屈指数道：“第一无父母之命不可行，第二无媒妁之言不可行，第三无庚帖，第四无红定更不可行，第五我伶仃一身，寄人篱下，没有寸丝片纸的赔送，尤其不可行。”



504. 安老爷道：“姑娘，你说的这五桩，桩桩皆有！”指着她父母神龛道：“你看，这是你父母之命！”指着邓家父女张亲家道：“这是你媒妁之言！庚帖嘛，问我夫妻。红定嘛，问问你父母。至于赔送，你也不少，待我说与你听。”



505. 姑娘早就有些不耐烦了，只见她笑了笑：“泰山可撼，北斗可移，我这条心断不能改！”说罢眼睛一闭，怎么也不说话。安老爷见她心如铁石，料想也难劝得她回心转意，从此以后便也再不把这话儿重新提起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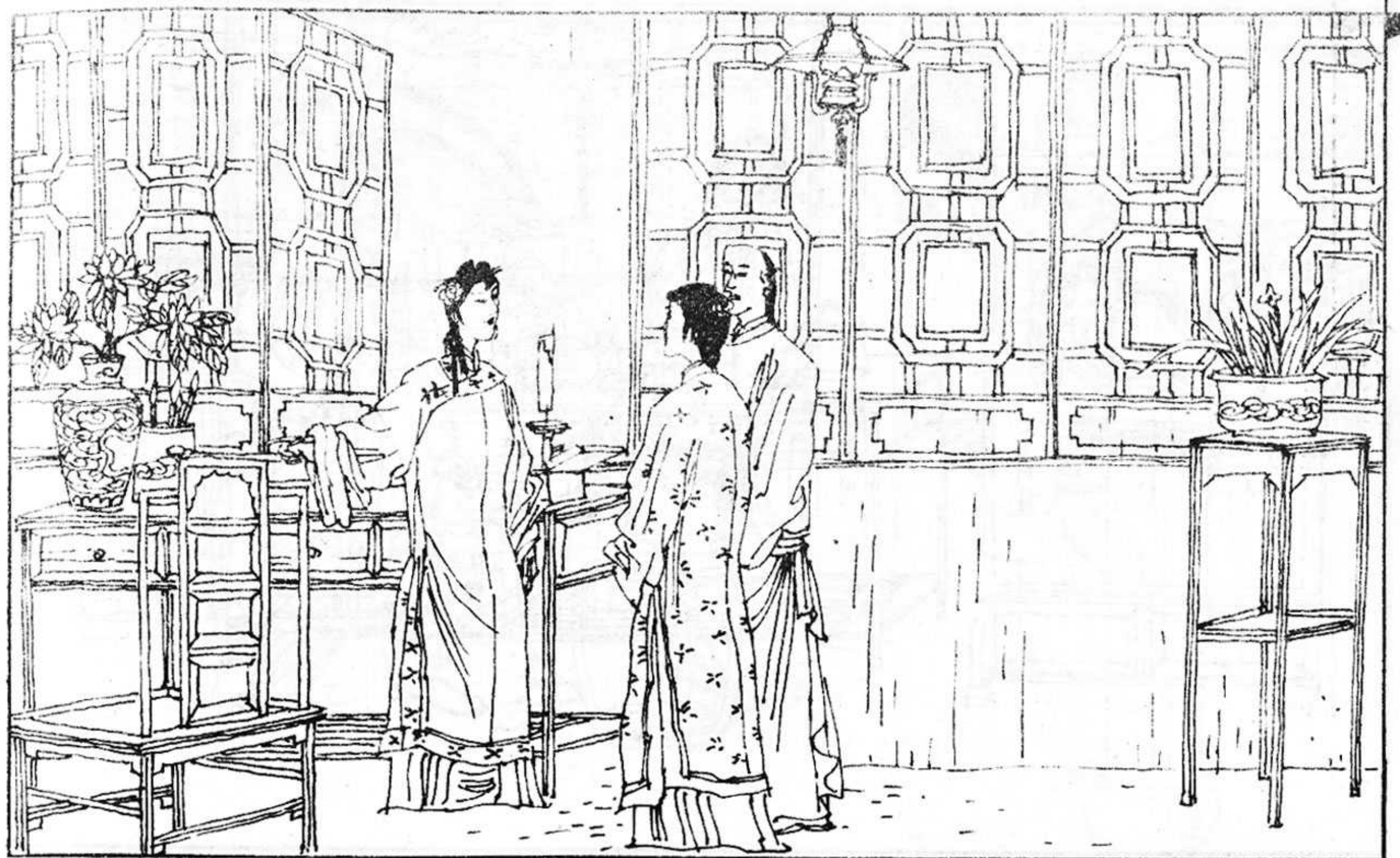
506. 转眼便到了金秋十月，这一日，安公子与张金凤备下酒席，请何玉凤姑娘一同饮酒赏菊。正饮到兴头上，丫鬟柳条儿慌慌张张跑来要金创药，说是厨房的老尤手上拉了个大口子。何小姐忙叫戴嬷嬷把她的药匣子拿来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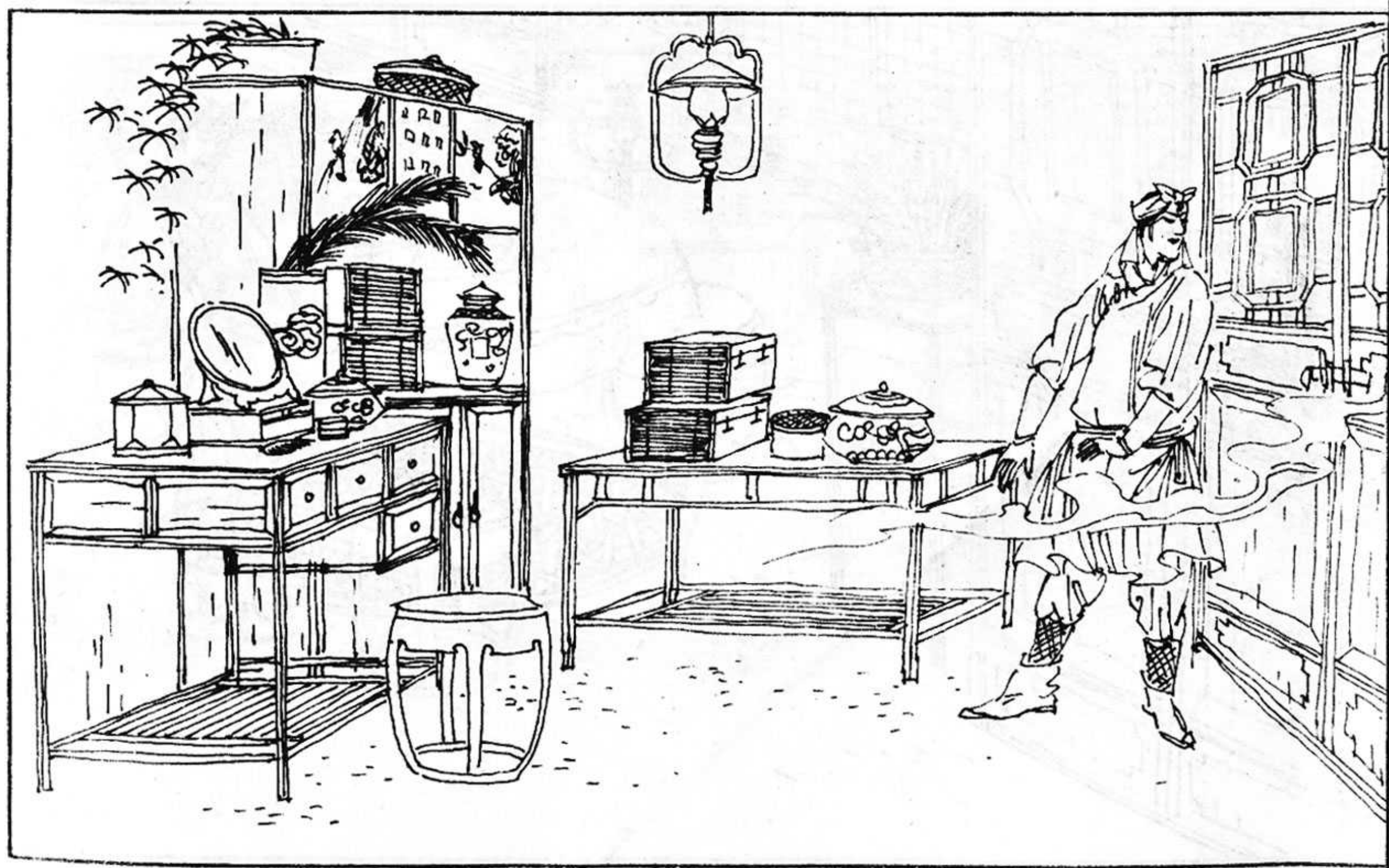
507. 何姑娘拿出个药瓶子递给柳条儿说：“给他撒在伤口上，明日就好了。”安公子一眼看见匣子里有个铁皮子圆筒儿，一头铸得严严的，另一头是五个眼儿，外面有个铁机子。便问道：“那是什么？”何小姐说：“这是‘袖箭’。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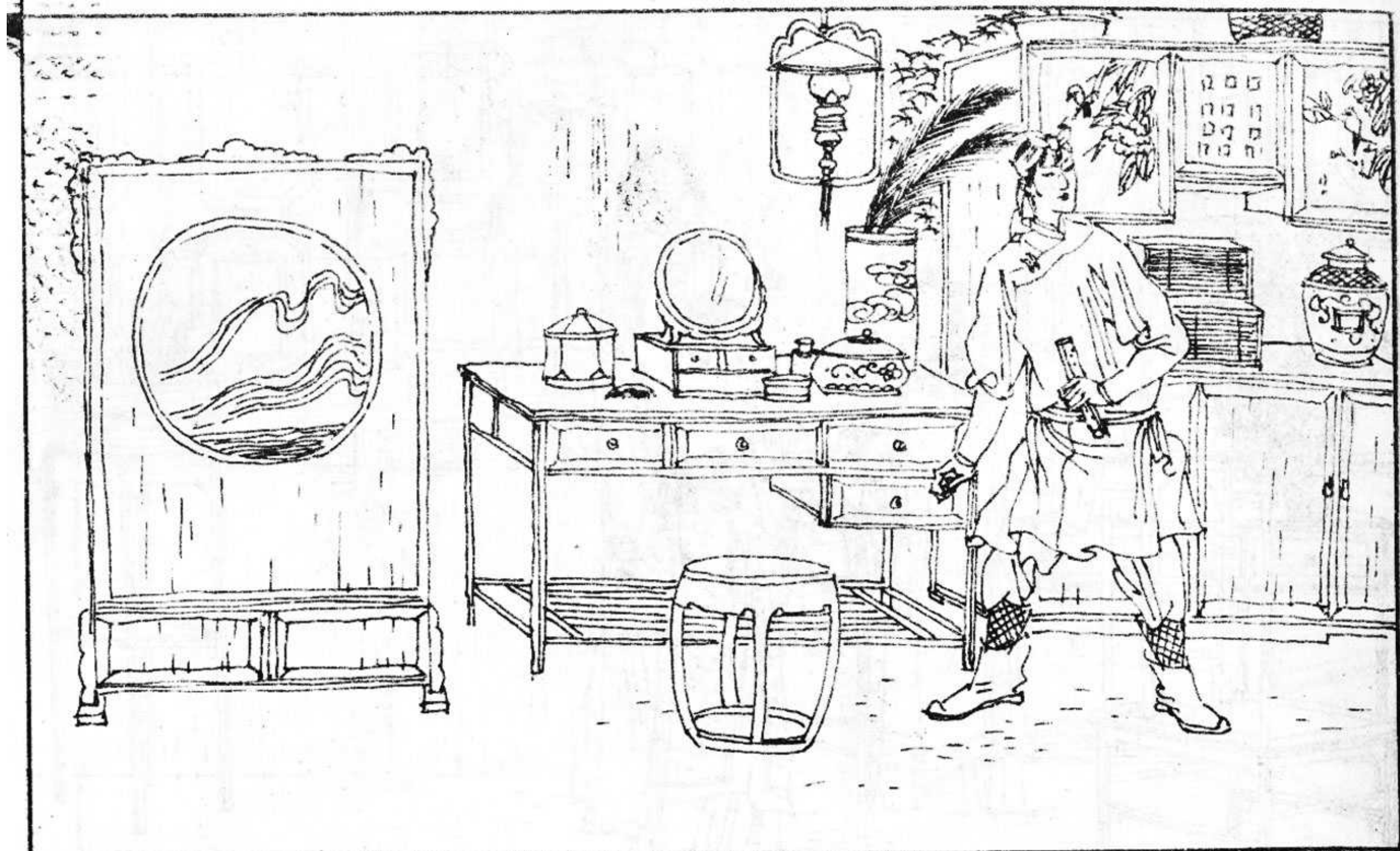
508. 公子道：“这怎么个射法？”姑娘又从匣子里拿出个包儿打开，里面包着三寸来长的一捆小箭，就如一个四楞子锥子。公子要用手去摸，何小姐忙拦住道：“那箭头上有毒！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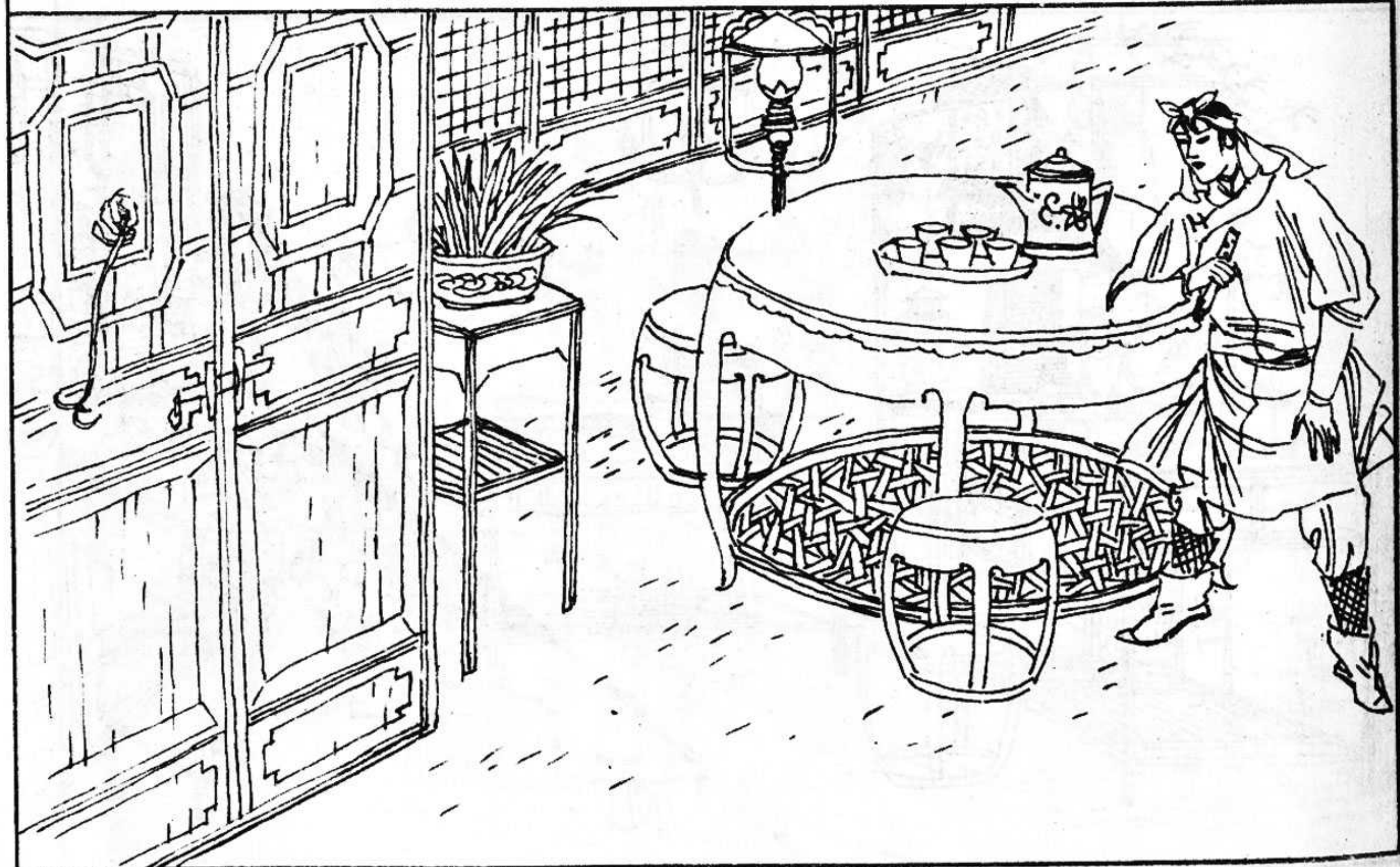
509. 那箭一筒可装五枝，一按机子，可以连发。何小姐又道：“这箭射的七十步远，和我那刀，那弹弓，都是自幼跟父亲学的。只是这神箭，因是暗器伤人，不曾用过。”说罢，吩咐丫环把袖箭搬到东厢房去了。



510. 一日晚，何小姐就寝后，直到三更才醒来，只听到院里吧喳一声，像从高处落下一块瓦来。她想：“作怪！定有原故。”便蹑足潜踪闪在房门后静听。又见窗户上豆大的火花一晃，插进枝香来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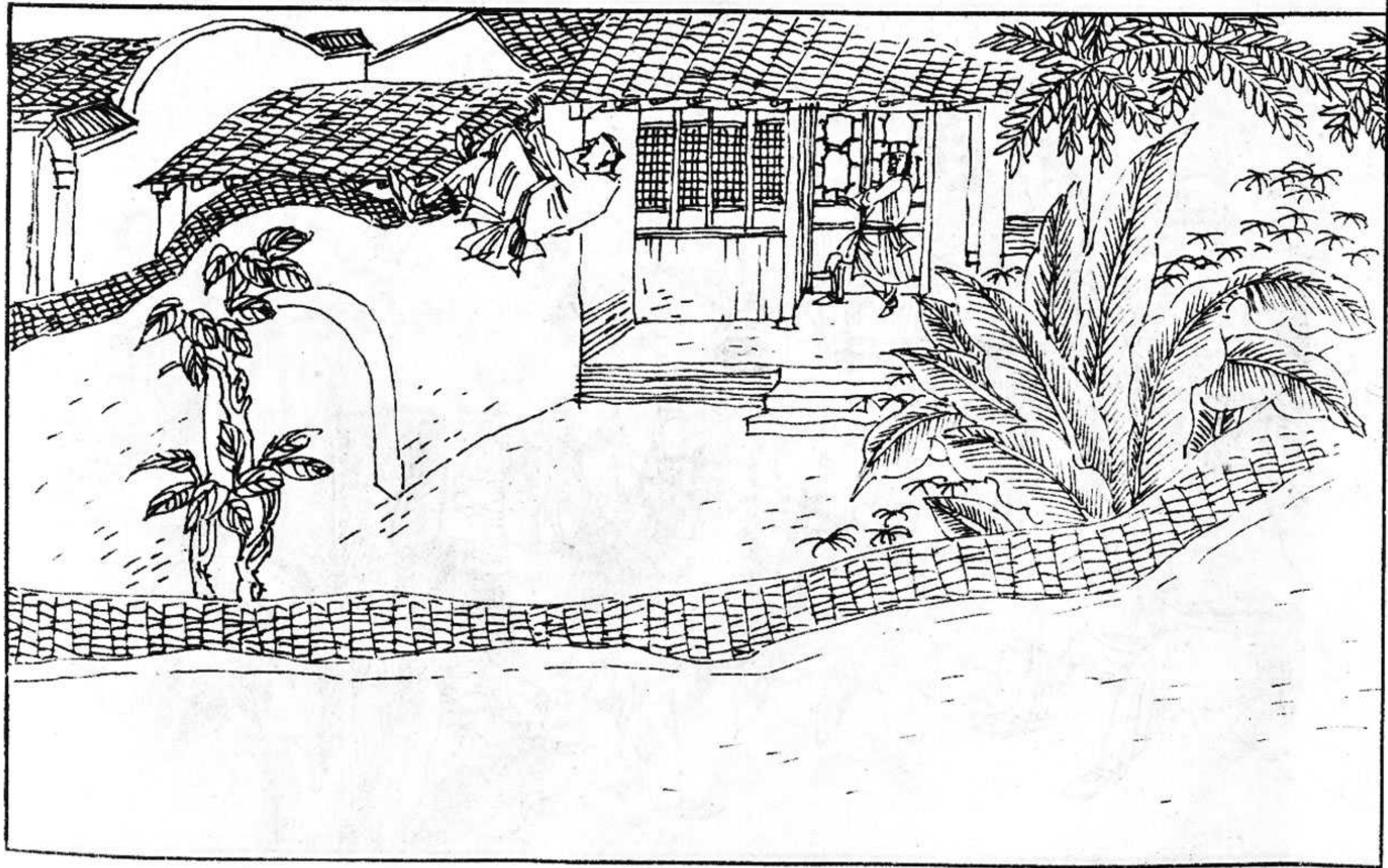
511. 她暗道：“不好！”忙把那香头捻灭了。想道：“这毛贼不可不防。我一叫喊，这厮认为我胆怯，还惊了伯父母。刀和弹弓又不在手，怎么办？……”正在为难，忽然想起这屋里还有一筒袖箭，便暗地摸在手里。



512. 才隐住身子，只见从窗棂里伸进只手来，先摸了摸横闩，随即又送进一根带钩子的绳子。屏气静听，隔扇外边还有脚步声。顺着隔扇洞儿往外看，屏门边、夹道的角门处各蹲着一个人，对面南房上，站着个提把钢刀的大汉。



513. 何小姐心想：“先把房上的弄住！”说着只见伸进的勾子要套窗闩上的铁环。何小姐拿根绳子，等贼的手探到铁环时，猛地从底下往他腕子一套，往下一拉，又往后一别，三扣一扭，乘势把手反捆在横闩上。



514. 隔着那窗洞向外望，只见那提钢刀的大汉正斜蹲在房檐边，目不转睛的盼那三个开门。何小姐便把袖箭从窗洞儿对准房上那贼，“哧”，一箭早钉在那贼右腿上，咕碌碌从房上直滚下来，跌倒在地。



515. 这一响，早惊醒了屋里的人，大家一齐出来喊捉贼。这边拴着的贼，只干着急挣脱不开。跌下的那个，脚如刀剜般疼痛。两个把风的早被众人掳住了，捆了个结实。



516. 这一番吵闹，早惊醒了安老夫妇。待何小姐前后说了个详细，安老爷便向公子道：“幸亏何姑娘，不然失些东西，倒是小事；出了事又成何体统。”正说着，只见邓九公怒气冲冲进来了。



517. 邓九公叫道：“定叫这厮每人吃我一鞭再讲！”四个捆在一起的贼子吓得如筛糠般发抖，内中一个说：“老爷子，你别打，让我说。”九公睁圆彪彪的大眼吼道：“要讲实话！”



518. “小的四个没艺业，全仗偷摸点儿活着。新近因穷苦难捱，听别人讲老爷从南省来，人帮的上千上万银子，又娶了位少奶奶，净嫁妆就是十万黄金、十万白银，故小的就邀了他们三位前来。”



519. 邓九公叫道：“照你这么说不，人家合你没有什么岔儿呀！”那贼道：“大凡个北京城人，谁不知你们是安善人家！没什么得罪别人的！请老爷可怜，积德超生小的们了！”安老爷道：“放了他们算了。”



520. 邓九公一听就火了，说：“太便宜他们了。是个贼，上了道没个不想得手的，不得手不甘心；吃了亏没个不想报复的，不报复也不甘心。就这等放了吧，可要防他再来。要让他知道些进退。”



521. 安老爷一听这话倒有理，便问：“九公，你看咋办？”邓九公道：“交给我吧！这班人，我绝不伤他一个指头、一根汗毛，可得把他们揉搓到家，我才放他们呢！”说完这话，更无商量地朝贼走去。



522. 九公向那班贼发话道：“我九爷要教训你们：方才你们不是说他家人从南省来，人帮的有上千上万银子吗？这是有的。只是你们动不得这些金银。明告诉你们罢，昨晚听出你们行盗的是他家的姑娘！”



523. “灭了你们那枝薰香的是她！绑上你们一只胳膊的也是她！射了你们一个胯骨的还是她！十八般武艺，她无所不能。昨晚射的那枝袖箭，只是给你们报个信儿。给你们看看她的一把刀吧！”



524. 说着，叫公子拿来了那把雁翎倭刀。把四人使的钢鞭、斧子、顺刀之类的武器堆放一起，再用倭刀一切一砍，霎时成了一堆碎铜烂铁，九公说道：“小子们！拿去给你们妈妈换簪儿去！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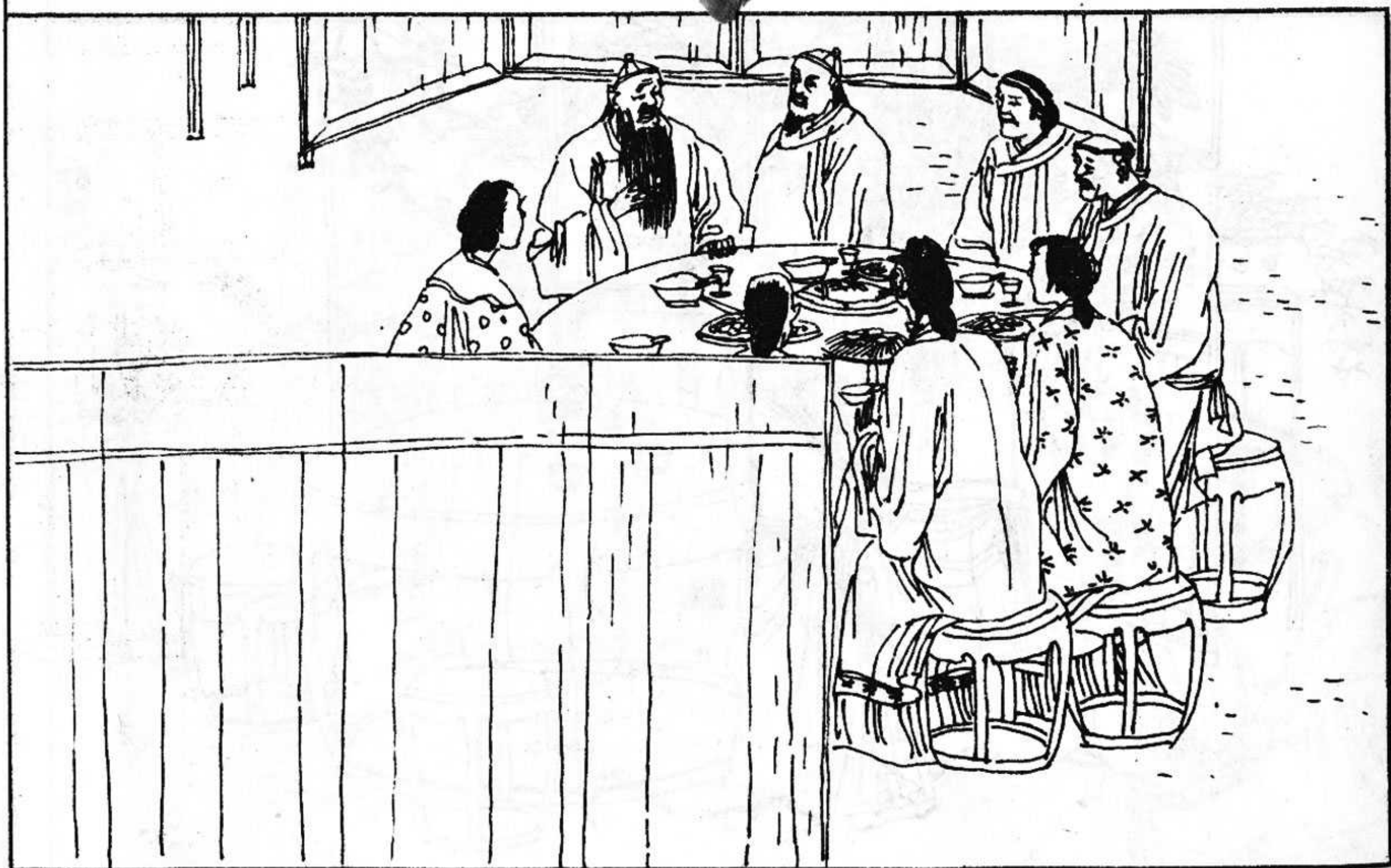
525. 四个贼惊得目瞪口呆，只见九公放下说道：“你们不信，不甘心，只管来！我毁坏你们这几件不对眼的家伙不是奚落你们，而是卫顾你们。话我说完了，滚吧！”四个贼抱头鼠窜。从此以后，安家再无盗贼来犯。



526. 且说邓九公逛完了京城的几处名胜，有些倦意，便择定日子要回山东去。安老爷再三留他不住，只得给他料理行装。这日，安老爷带了张亲家、公子、媳妇等给他饯行。



527. 席间，九公满怀感叹，便擎了杯酒，说：“老弟呀！我此番来京已八十八了，和你乃莫逆之交。只是我贪心不足，指名和你要件东西，托付你一桩事。”



528. 安老爷忙道：“老哥肯如此，好极了；我必要报命。”九公笑呵呵地道：“除你之外，别人未必能办到。转眼我即九十岁了，家成业就，名利双收。只是缺少条坟前拜孝的根，心里有点怪不平的。”



529. 说到这里，老爷便道：“九哥，这话我不以为然。人生有子无子，或达或穷，是造化积有余而补不足，不在本人身心性命上。”张老道：“唉，就该命里有儿，那可也是保不住的。”



530. 老爷便道：“你老兄到底要的是哪宗东西？”只见九公未曾开口，脸上就带着三分愧色，笑容可掬地说：“我见那些功成名就的人去世后，他的子孙把他平日的好处，长长地写了一大篇字。”



531. “就是那平常不打紧的事，到了文人嘴里一说，活眼活现。我这一辈子看破功名富贵，只愿听人说句邓老九够朋友、讲义气就满足了。故将来我也要弄这么一篇子东西。”



532. “如今我求你的大笔，把我的来踪去路，实打实，给我说一篇。将来在我坟头立个石头碣子，把老弟这篇文章镌在前面。背面镌上众朋友的名字。‘人过留名，雁过留声’，就这么件事，老弟。”



533. 安老爷想不到他有这等见解，便端起酒一饮而尽，说：“这更是我的事了。待我把老兄的平生事实作篇生传，请老兄看过了，将来再镌在那块碑上。你道如何，老兄？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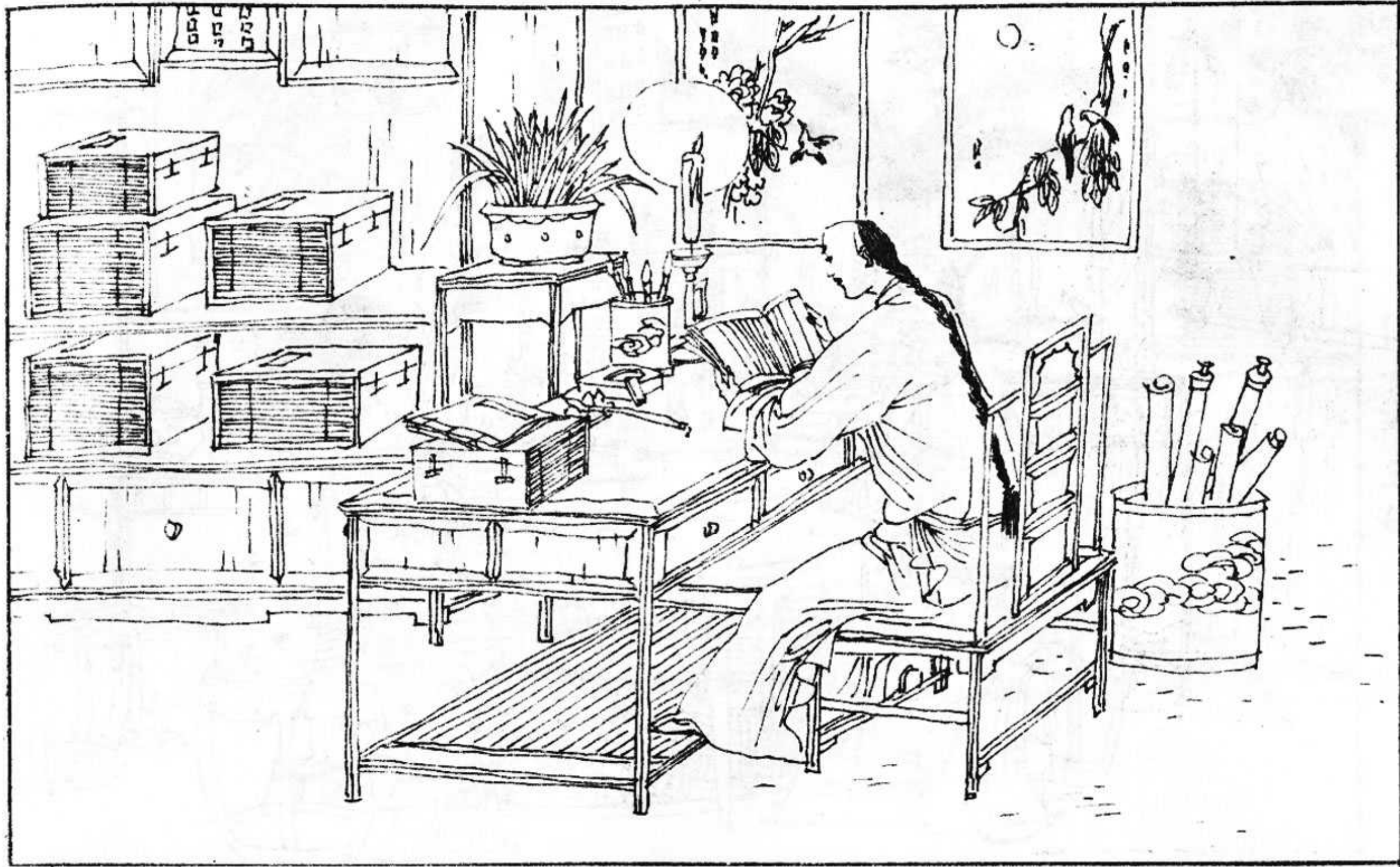
534. 安老爷又拈着小胡子想了想道：“依我的主意，那正面要
从头到底，居中镌上‘清故义士邓某之墓’的一行大字。”刚听完
这句话，乐得九公把大巴掌一抡道：“着！就这么着！我邓振彪这
就足咧！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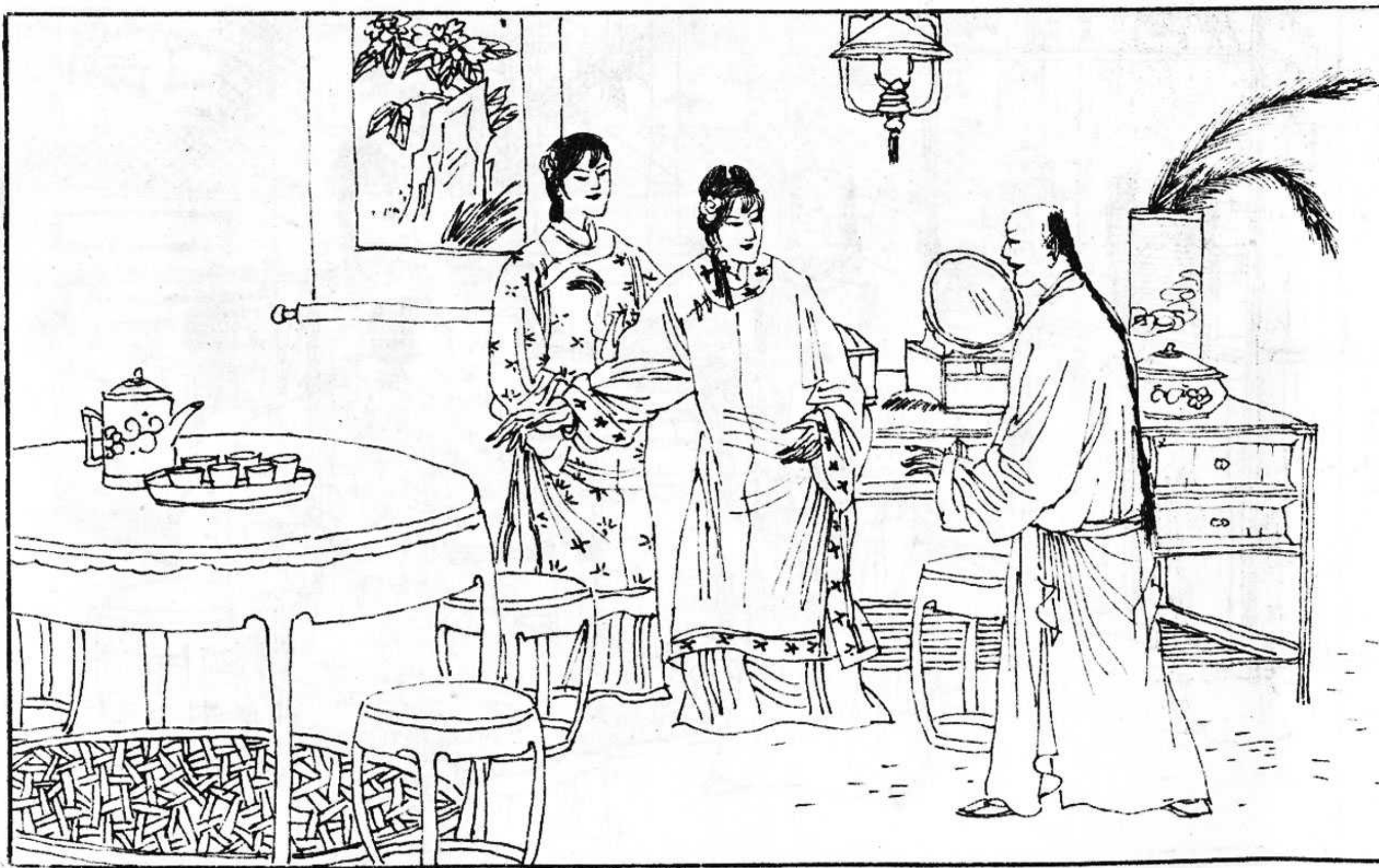
535. 次日，邓家父女翁婿一一辞过众人，九公到何小姐跟前，忍泪不住地说：“师傅把你送到这等人家来，就没有什么惦记的了。”又拉住安老爷道：“你我就此一别，不知今生可得再相会……”话到此时，早已满面泪痕了。



536. 豁达的安老爷道：“九哥，人生聚散无常，况且转眼就是你九十大寿，小弟定登堂奉祝，还要把给你作的那篇生传带去，当面请教。”九公破涕开颜道：“老弟，老天准留我多活几年等你。”说完往山东长行而去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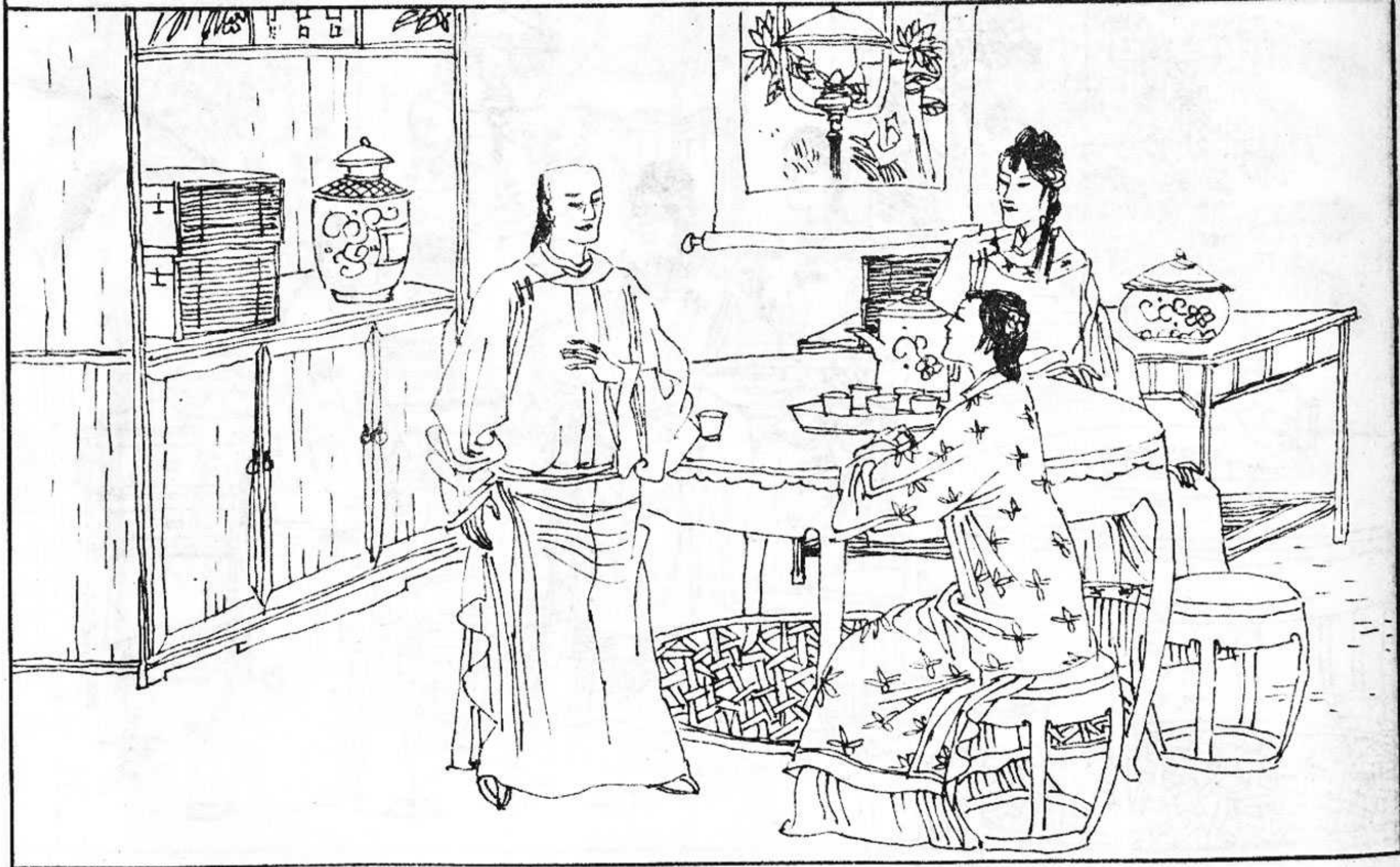
537. 送别了九公,公子便忙忙的把书房收拾出来,一个人冷清清地埋头苦读。



538. 这日直磨到二更才回房，金玉二姊妹迎着让坐。张姑娘道：“这房子我俩收拾了一天，亏你也不帮个忙！”公子笑道：“这挂画焚香的风雅事儿最碍于读书。”



539. “你且让我一头扎进‘子曰诗云’里，把那举人进士骗到手，就铸两间金屋贮起你二位亦无不可。还不强似今日的帮忙？”金玉姊妹暗自喜欢。何小姐道：“妹妹说的是玩话。我倒想绣块匾挂这卧房门上，你给三个字！”



540. 公子略想了一想,说:“就用‘伴香室’三个字很好。你两个从此一位便称‘伴香女史’,一位便称‘瓣香女史’,我便可称‘伴瓣主人’了。”金玉姊妹听了深服他的才思敏捷,都道甚妙。



541. 安公子心里暗说：“我依她俩个的话，才用了几天的功，她俩就这等欢天喜地。那天她俩讲只要我一意谈读书，无论怎样都是甘心情愿的，真真是难得。”这一想，日后便更加奋发用功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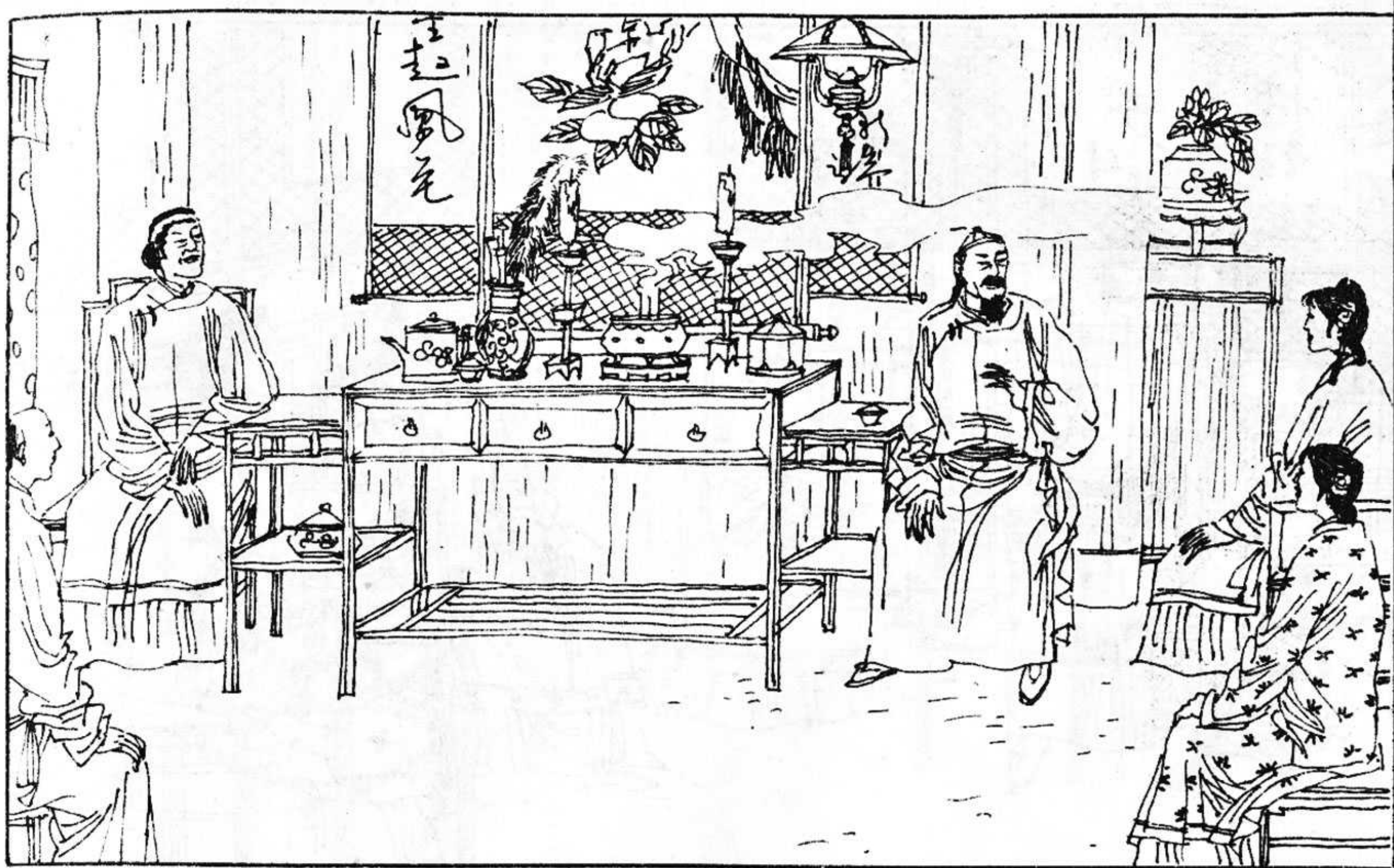
542. 安公子的专心务书,使安老爷格外高兴,一日他对金玉姊妹说:“想不到我家这个傻哥儿竟有这股子横劲!”张姑娘陪笑道:“自那天后,每天天不亮就起来,每晚要读完两柱香才肯休息。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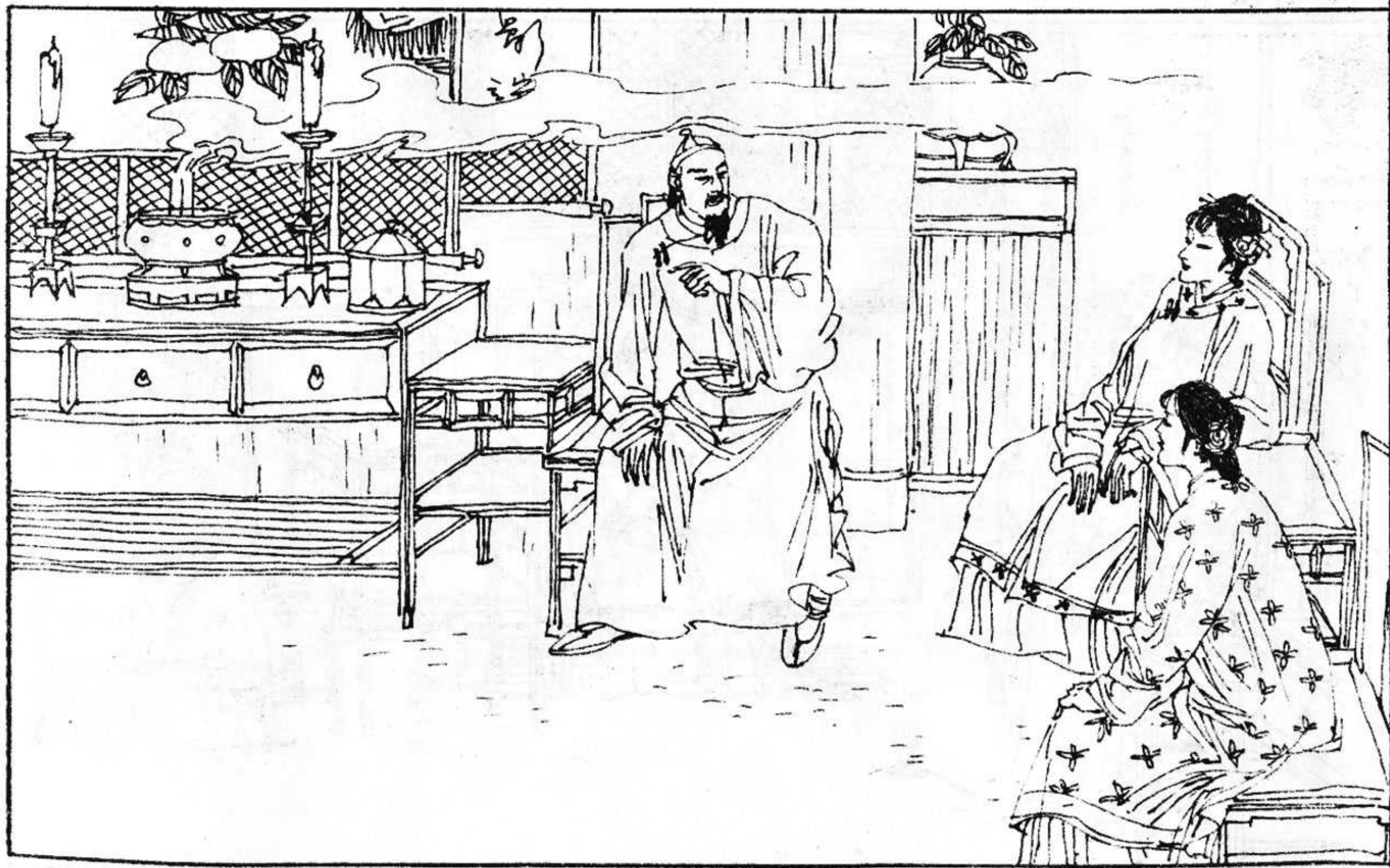
543. 安老爷喜不自禁地向太太说：“这小子果能如此，却又叫人心疼！他的功名是我第一桩大事，第二桩是我家家计。我家虽可温饱度日，今后更要精打细算。今日何不集聚家人，大家一道从长商议？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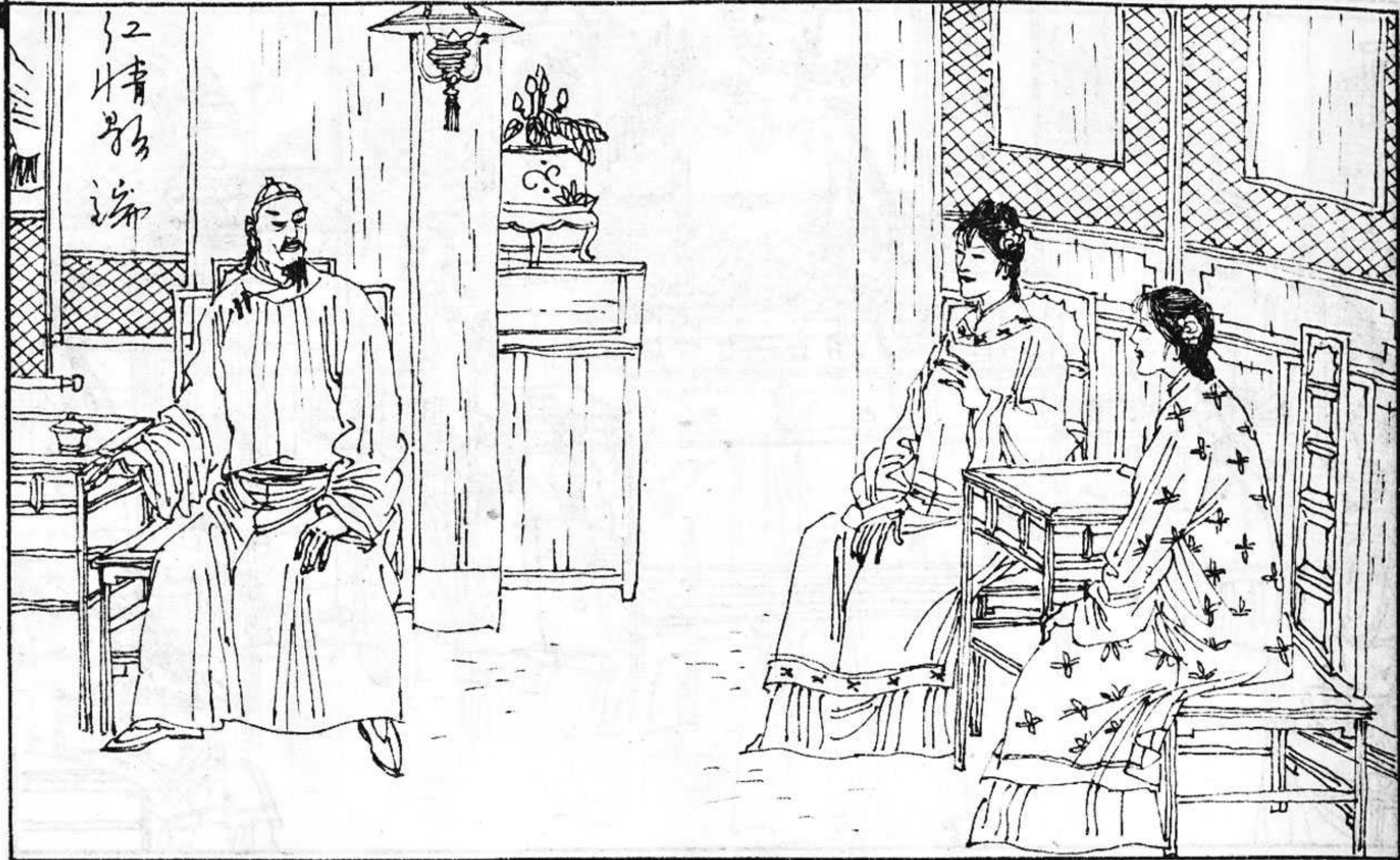
544. 太太道：“老爷所虑极是。我也这么想。玉格这孩子只会背书，和他商量也是白搭。老爷何不叫媳妇与何姑娘来说说？听听她们主意，在旁指点指点她们？”安老爷道：“好，叫她们来坐下慢慢地讲。”



545. 当下安老爷要公子、儿媳和何姑娘两旁侍坐，把操持家计的事说了。又道：“谈谈你们的见识！”何小姐先说：“听伯母讲，围着这庄园的都是您家的地，而年终只进二百银子，伯伯，您家到底有多少顷地？”



546. 安老爷见问,先叹息了一声说:“这把我问倒了。这地是祖上的一块老圈地,当日大得很!到我手里,任凭庄头交纳几两租银。听说当年多三十倍还不止。这其中大概有隐瞒的,失掉的,暗中盗典的,我只听说过,并无实据。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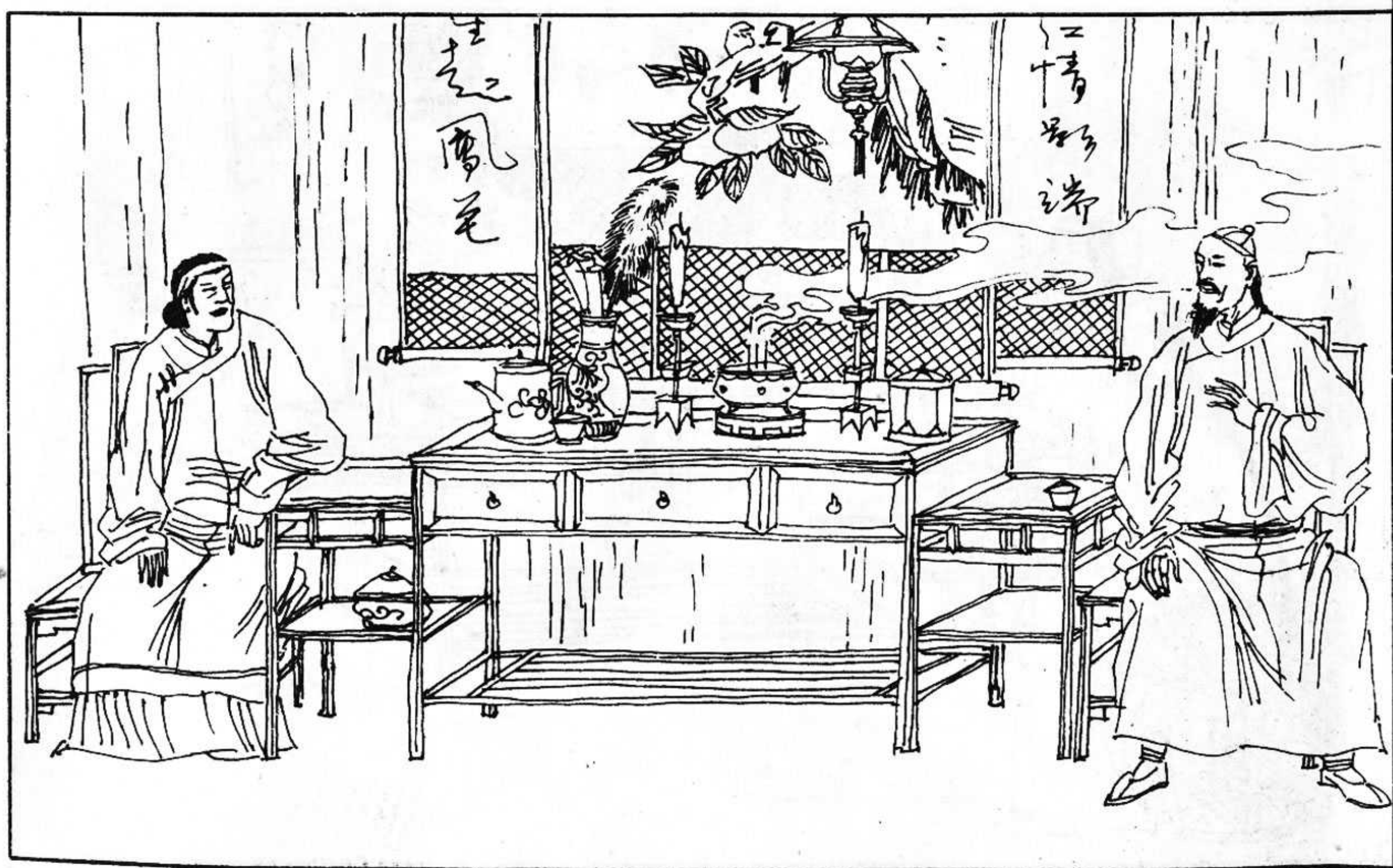
547. 何姑娘道：“只不知你家有这块老圈地的执照没有？”安老爷说：“怎的没有！凡是老圈地都有部颁龙票。那上面东西南北的四至都开得明白。只是老年的地，不论顷亩，所以那顷亩我至今也弄不明白。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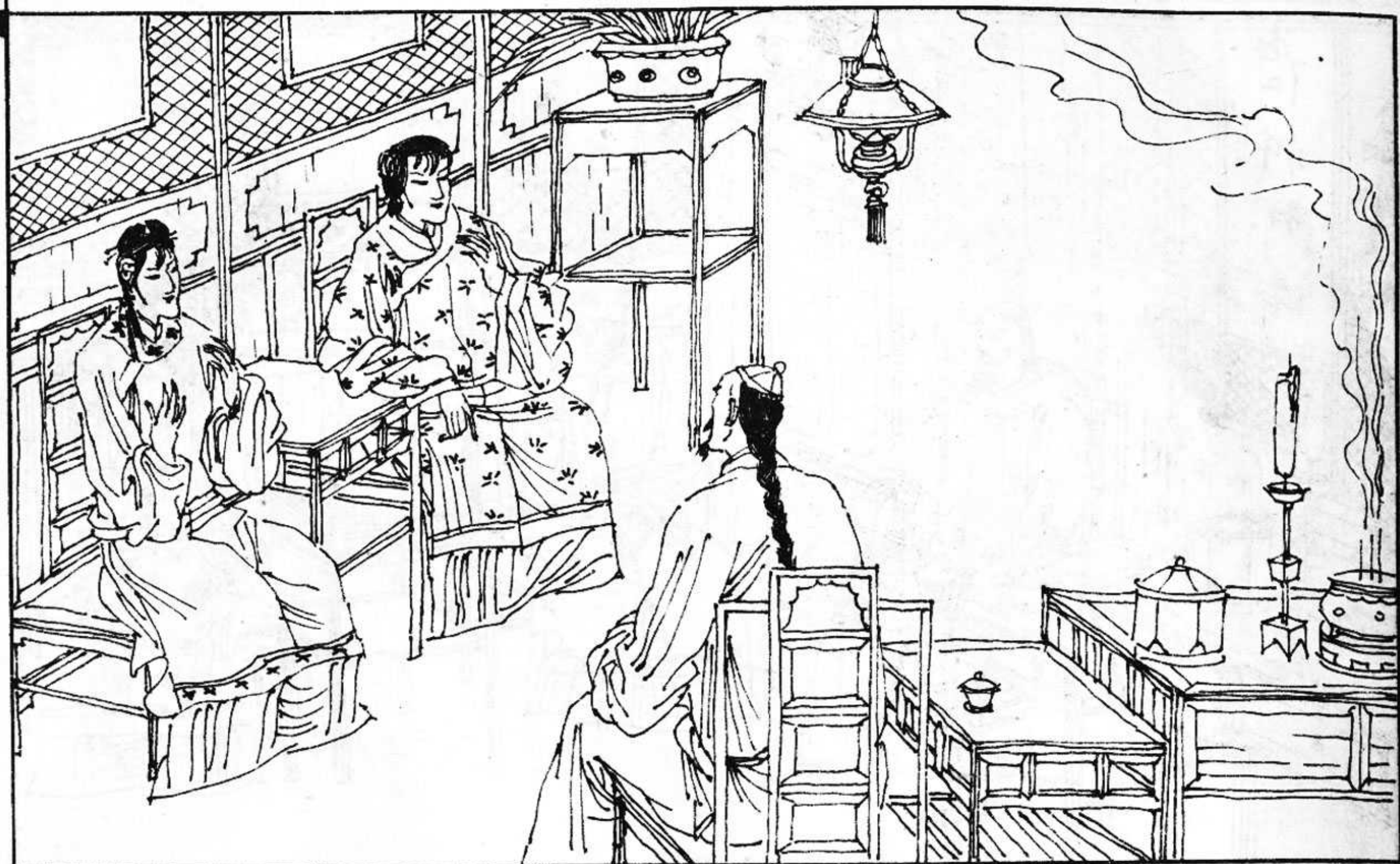
548. 何小姐道：“果如此，就好说了。按着执照上的四至，顷亩就好核算，佃户也好清查。那些迷失隐瞒、庄头盗典出去的，我们都可取回来。这样，增入了进项，又恢复了旧产，只怕租子比早先还多呢！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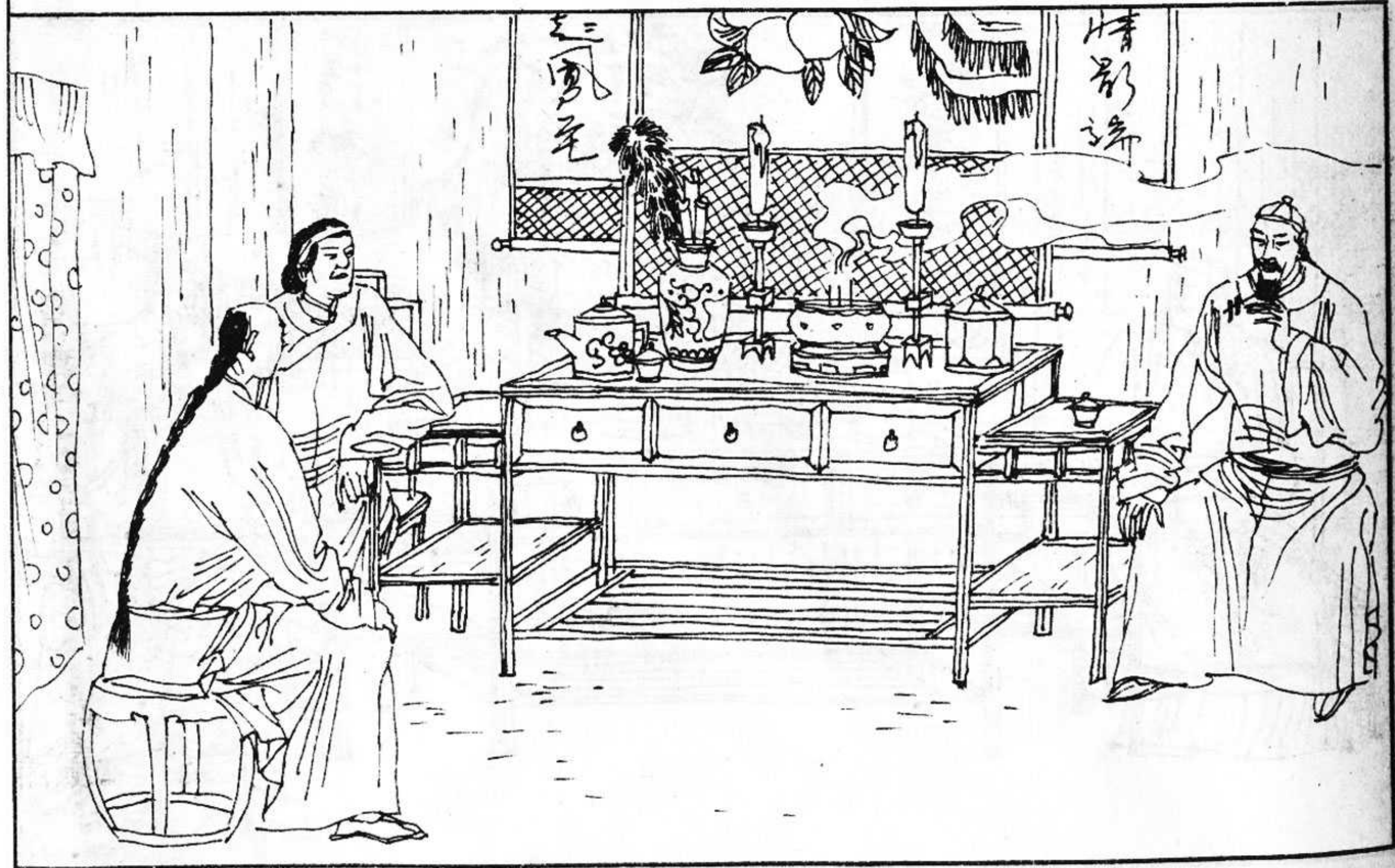
549. 张姑娘道：“我姐姐的话儿真不错！京城只知用地价算租子，就不想这一亩地有多大出息，一年能播种几季。合在一起，哪一桩不是利息？又哪只有这几两银子？”



550. 安老爷静听了半日，向太太说：“太太，她们说的真有道理。只是要清理这些地，要费我无限精神！就是清查出庄头有私下典出的，此时又到哪儿去弄这许多地价？”公子禀道：“邓九太爷不是送给何姑娘一万银子吗？”



551. 何姑娘接着说：“伯父，今个当儿，是您家青黄不接的时候。况且您家本是个入不敷出的底子。为日后是个望长久远的主意，自然还得从这进项里添补。不惟现在够用，将来子孙进可仕，退亦可农。”



552. 安老爷听了，点首道：“善哉！”又低头寻思了半晌说：“还有点难处！要彻底清查，这自然要个算方田核堆垛的行家。我不敏，玉格不能，家里也没个行的，岂不依然由那庄头去拨弄？”

中国四大古典侠义小说

侠女十三妹·绘画本

原著 文 康

改编 笃 初等

绘画 戴友生 武凯军等

晨光出版社出版发行（昆明市书林街100号）

湖南省岳阳印刷厂印装

开本：850×1168 1/32 印张：11.75 字数：80,000

1997年1月第1版 1997年1月第1次印刷

ISBN7-5414-1184-1/I·90 定价：13.40元